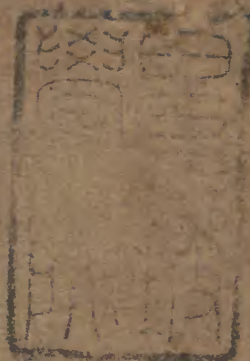


孫子十家註



			九	漢
			五	書
		五	一	門
四	四	一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九	九	五	漢
函	五	一	書
六	四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15
冊數	4 (3)	
函號	299	180



合國人以

兵衆以為陳

交和而舍

曹公曰軍門為和門左右門為旗門

御覽旗作期

門以人為營曰人門兩軍相對為交和

李筌曰

也合軍之後疆弱勇怯長短向背間雜而件之力知

後合

諸營壘與敵爭之

杜牧曰周禮以旌為左右和

鄭司農

曰軍門曰和今謂之壘門立兩旌旗表之以敘和出入明次

第也交者言與敵人對壘而舍和門相交對也

曰舍

止也士衆交雜和合而止於軍中趨利而動

梅堯臣曰軍

門為和門兩軍交對而舍也

何氏曰和門相望將入戰爭

利兵家難事也

張頴曰軍門為和門言與敵對壘而舍其

門相交對也或曰與上下相交和睦然後可以出兵為營舍

莫難於軍爭

故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

曹公曰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

杜佑曰從受命

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

止先

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則生變化

據通典

杜牧

曰於爭利害難也

梅堯臣曰自受命至此為最難

張頴

曰與人相對而爭利天下之至難也

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

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里先敵至也

杜佑曰敵途迂

在道遠則先處形勢之地故曰以患為利

杜牧曰言欲

奪先以

以患為利誑給敵人使其

易然後急

也 陳皞曰合軍聚衆交和而舍皆有

也苟不知迂為直以患為利者即不能

曰全軍於便利之地而先據之若不獲其地則輸敵之勝最其難也梅堯臣曰能變迂為近轉患為利難也

王皙曰曹公曰示以遠速其道墨先敵至皙謂示以遠者使其不虞而行或奇兵從間道出也何氏曰謂所征之國路由山險迂曲而遠將欲爭利則當分兵出奇隨逐鄉導由直

路乘其不備急擊之雖有陷險之患得利亦速也如鍾會伐蜀而鄧艾出奇先至蜀蜀無備而降故下云不得鄉導不能

得地利是也張預曰變迂曲為近直轉患害為便此軍爭之難也

故迂其途而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計者也知上有先字非

曹公曰迂其途者示後人發先人至者明於度數先

知遠近之計也杜佑曰已外張形勢廻從遠道敵至於應

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據通典補李筌曰故迂其途示

不速進後人發先人至也用兵若此以患為利者牧曰

上解曰以迂為直是示敵人以迂遠敵意已怠復誘之以利

使敵心不專然後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故能後發先至而得

所爭之要害也秦伐韓軍於闕與趙王令趙奢往救之去邯

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

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皆震軍中誤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

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而遣

之間以米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

闕與非趙地也奢既遣秦閒乃卷甲而趨夜已入

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秦人聞之悉甲而至有一卒曰
據北山者勝奢使萬人據之秦人來爭不得奢因縱擊大破
之闕與遂得賈林曰敵途本近我能迂之者或以羸兵
或以小利於他道誘之使不得以軍爭赴也 梅堯臣曰遠
其途誘以利款之也後其發先其至爭之也能知此者變迂
轉害之謀也 何氏曰迂途者當行之途也以分兵出奇則
當行之途示以迂變設勢以誘敵令得小利縻之則出奇之
兵雖後發亦先至也言爭利須料迂直之勢出奇故云分
合為變其疾如風是也 張預曰形勢之地爭得則凡欲
近爭便地先引兵遠去復以小利啗敵使彼不意我又貪
我利故我得以後發而先至此所謂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也
趙奢據北山而敗秦軍郭 屯北原而走諸葛是也能後發

先至者明於度數知以直之謀者也

故軍爭為利軍爭為危

通典作衆爭為危鄭友賢同按注云
本作衆爭為危是故書正作軍也

曹公曰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 杜佑曰善者則以利

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之則

危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夫軍者將善則利不善則危

牧曰

善者計度審也 賈林曰我軍先至得其便利之地則為利

彼敵先據其地我三軍之衆馳往爭之則敵佚我勞危之道

也 梅堯臣曰軍爭之事有利也有危也 又一本作軍爭

為利衆爭為危 何氏曰此又言出軍行師驅三軍之衆與

敵人相角逐以爭一日之勝得則為利失之則為危不可

輕舉 張預曰智者爭之則為利庸人爭之則為危明者知

迂直愚者昧之故也

舉軍而爭利則不及

原本舉作故誤今據漢典改正按鄭友賢亦云衆爭爲危者下所謂舉軍而爭利也

曹公曰遲不及也

杜佑曰遲不及也舉軍恐行爭赴其利

則道路悉不相逮

李筌曰輜重行遲 賈林曰行軍用師

必趨其利遠近之勢直以舉軍往爭其利難以速至可以濟

設奇計迂敵途程敵不識我謀則我先而敵後也 梅堯臣

曰舉軍中所有而行則遲緩 王皙曰以輜重故 張預曰

竭軍而前則行緩而不能及利

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

曹公曰置輜重則恐捐棄也 杜佑曰委置庫藏輕而

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 李筌曰委

棄輜重則軍資闕也 杜牧曰舉一軍之物行則重滯遲緩

不及於利委棄輜重輕兵前追則恐輜重因此棄捐也 賈

林曰恐敵知而絕我後糧也

梅堯臣曰委軍中所有而行

則輜重棄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佑註 張預曰委

置重滯輕兵獨進則恐輜重爲敵所掠故棄捐也

是故卷甲而趨

通典趨下有

利字者衍 日夜不處

曹公曰不得休息罷也

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

杜佑曰若不慮上二事欲從速疾卷甲束仗潛軍夜行若敵

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襲鄭三

帥皆獲是也

勁者先罷

原本作疲非也杜佑云

罷音及是其初所用字者後其法十一而至

至

曹公曰百里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以爲

杜佑曰百里

爭利非...將軍皆為擒也疆弱不復相...待卒十有一人至
軍也罷原今復作伏卒李筌曰一日行一百二十里
則為倍道兼行若如此則勁健者先到疲者後至軍健者
少疲者多且十人可一人先到餘悉在後以此遇敵何三將
軍不擒哉魏武逐劉備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諸葛亮以為疆
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言無力也是以有赤壁之敗龐涓追孫
臧死於馬陵亦其義也杜牧曰此說未盡也凡軍一日行
三十里為一舍倍道兼行者再舍晝夜不息乃得百...若如
此爭利眾疲倦則三將軍皆須為敵所擒其法什一而至者
不得已必須爭利凡十人中擇一人最勁者先往其餘者則
令繼後而往萬人中先擇千人平旦先至其餘繼至有已午
時至者有未申時至者各得不竭其力相續而至與先往者

足得聲響相接凡爭利必是爭奪要害雖千人守之亦足以
拒抗敵人以待繼至者太宗以三千五百騎先據武牢竇建
德十八萬眾而不能前此可知也陳皞曰杜說別是角兵
一途非什一而至之義也蓋言百里爭利勁者先疲者後十
中得一而至九皆疲困一則勁者也賈林曰路遠人疲奔
馳力盡如此則我勞敵佚被擊何疑百里爭利慎勿為也
梅堯臣曰軍日行三十里而舍今乃晝夜不休行百里故三
將軍為其擒也何則涉途既遠勁者少罷者多十中得一至
耳三將軍者三軍之帥也王皙曰罷羸也此言爭利之道
宜近不宜遠尸天衝風之衰不能起毛羽疆弩之末不能穿
魯縞苟...夜兼行百里趨利縱使一分勁者能至固已困乏
矣即敵人以佚擊我之勞自當不戰而敗故司馬宣王曰吾

倍道兼行此曉兵者之所忌也或曰趙奢亦卷甲而趨二日
一夜卒勝秦者何也曰奢久并氣積力增壘遣間示怯以驕
之使秦不意其至兵又堅奢又去闕與五十里而軍比秦聞
之又發兵至非二三日不能也能來是彼有五十里趨敵之
勞而我固已二三日休息士卒不勝其佚且又投之險難先
據高陽奇正相因曷爲不勝哉何氏曰言三將出奇求利
委軍衆輜重卷甲務速若晝夜百里不息則勁者能十至其
一我勞敵佚敵衆我寡擊之未必勝也敗則三將俱亡以此
見武之深戒也張預曰卷甲猶悉甲也悉甲而進謂輕重
俱行也凡軍日行三十里則止過六十里已上爲倍道晝夜
不息爲兼行言百里之遠與人爭利輕兵在前輜重在後人
罷馬倦渴者不得飲饑者不得食忽遇敵則以勞對佚以饑

敵飽又復首尾不相及故三軍之師必皆爲敵所擒若晉人
獲秦三帥是也輕兵之中十八得一人勁捷者先至下九人
悉疲困而在後沉重兵乎何以知輕重俱行下文云五十里
而爭利則半至若止是輕兵則一日行五十里不爲也焉
有半至之理是必重兵偕行也

五十里而爭利則蹙上將軍其法半至

通典半至上有以字

曹公曰蹙猶挫也杜佑曰蹙猶挫也前軍之將已爲敵所
蹙敗李筌曰百里則十人一人至五十里十人五人至挫
軍之威不至擒也言道近不至疲杜牧曰半至者凡十人
中擇五人先往也賈林曰上猶先也梅堯臣曰十
中得五猶遠不能勝王皙曰罷勞之患滅於大半止挫敗
而已張預曰路不甚遠十中五至猶挫軍威况百里乎蹙

上將謂前軍先行也或問曰唐太宗征宋金剛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亦能克勝者何也荅曰此形同而勢異也且金剛既敗衆心已沮迫而滅之則河東立平若其緩之賊必生計此太宗所以不計疲頓而力逐也孫子所陳爭利之法蓋與此異矣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

通典此下有云以是知軍爭之難

曹公曰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也 杜佑曰道近則至者多故不言死敗勝負未可知也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騎相須今徒而趨利三分之二至 李筌曰近不疲也故無死亡 杜牧曰三十里內凡十人中可以六七八人先往也不言其法者舉上文可知也 梅堯臣曰道近至多庶或有勝 王皙曰計彼我之勢宜須爭者或亦當然雖三分二至蓋其精

銳者之力未至勞乏不可決以爲敗故不云其法也

張預

曰路近不疲至者太半不失行列之政不絕人馬之力庶幾可以爭勝上三事皆謂舉軍而爭利也

是故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

曹公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杜佑曰無此三者亡之道也

委積芻草之屬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無輜重者闕所供也袁紹

有十萬之衆魏武用荀攸計焚燒紹輜重而敗紹於官渡無糧食者雖有金城不重於食也夫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故漢赤眉百萬衆無食而君臣面縛宜陽是以善用兵者先耕而後戰無委積者財乏闕也漢高祖無關中光武無河內魏武無兗州軍北身遁豈能復振哉 杜牧曰輜重者器械及軍士衣裝委積者財貨也 陳皞曰此說委軍爭利之難

也 梅堯臣曰三者不可無是不可委軍而爭利也 王皙曰委積謂薪鹽蔬材之屬軍恃此三者以濟不可輕離也 張預曰無輜重則器用不供無糧食則軍餉不足無委積則財貨不充皆亡覆之道此三者謂委軍而爭利也 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豫交

曹公曰不知敵情謀者不能結交也 李筌曰預備也知敵之情必備其交也 杜牧曰非也豫先也交交兵也言諸侯之謀先須知之然後可交兵合戰若不知其謀固不與交兵也 陳皞曰曹說以爲不先知敵人之作謀即不能預結外援二說並通 梅堯臣曰不知敵國之謀則不能預交鄰國以爲援助也 張預曰先知諸侯之實情然後可以結交不知其謀則恐翻覆爲患其鄰國爲援亦軍爭之事故下文

云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是也 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

曹公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樹所聚者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

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

通典「堆者爲險水草坑

塹者爲沮餘同按此通典誤也御覽塹作坎與張預注同

梅堯臣曰山林險阻之形沮

澤潭淖之所必先審知 張預曰高而崇者爲山衆木聚者爲林坑坎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者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凡此地形悉能知之然後可與人爭利而行軍

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通典無能字者脫御覽導作道

杜佑曰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

李筌曰入敵境恐山川隘狹地土泥濘井泉不利使人導之以得地利易曰卽鹿無虞則其義也 杜牧曰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先察也也圖轅轅之險濫車之水名山通谷經川陵陸邱阜之所在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園殖之地必盡知之地形出入之相錯者盡藏之然後不失地利衛公李靖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林密其聲晦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却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薄然後傾耳以遠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奪事機注心而視氣色觀水痕則知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辨來寇之驅馳故烽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賞罰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有備也敵之機謀而我先知也

陳皞曰凡此地利非用鄉人爲導引則不能知地利也 梅堯臣曰凡邱陵原衍之向背城邑道路之迂直非人引導不能得也 何氏曰鄉導略曰從禽者若無山虞之官度其形勢之可否則徒入於林中終不能獲鹿矣出征者若無彼鄉之人導其道路之迂直則雖至於境外終不能獲寇矣夫以奉辭致討趨未歷之地聲教未通音驛所絕深入其阻不亦艱哉我孤軍以往彼密嚴而待客主之勢已相遠矣況其專任詭譎多方以誤我苟不計而直進冒危而長驅躋險則有壅決之害醉行則有暴來之鬪夜止則有虛驚之憂倉卒無備落其彀中是乃擁熊虎之師自投於死地又安能摩逆壘蕩狡穴乎故敵國之山川陵陸邱阜之可以設險者林木蒲葦茂草之可以隱藏者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邑落之寬

狹田壤之肥瘠溝渠之深淺蓄積之豐約卒乘之衆寡器械之堅脆必能盡知之則虜在目中不足擒也昔張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導軍知利善水草處其軍得以無饑渴茲亦能獲其便利也凡用鄉導或軍行虜獲其人須防賊謀陰持姦計爲其誘誤必在鑒其色察其情參驗數人之言始終如一乃可爲準厚其頒賞使之懷恩豐其家室使之係心卽爲吾人當無翻覆然不如素畜堪用者但能諳練行途不必土人亦可任也仍選腹心智勇之士挾而偕往則巨細必審指蹤無失矣 張預曰山川之夷險道路之迂直必用鄉人引而導之乃可知其所利而爭勝吳伐魯鄙人導之以克武城是也

故兵以詐立

杜牧曰詐敵人使不知我本情然後能立勝也 梅堯臣曰非詭道不能立事 王皙曰謂以迂爲直以患爲利也 何氏曰張形勢以誤敵也 張預曰以變詐爲本使敵不知吾奇正所在則我可爲立

以利動

杜牧曰利者見利始動也 梅堯臣曰非利不可動 王皙曰誘之也 何氏曰量敵可擊則擊 張預曰見利乃動不妄發也傳曰三軍以利動

以分合爲變者也

曹公曰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也 孟氏曰兵法詭詐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 李筌曰以詭詐乘其利動或合或分以爲變化之形 杜牧曰分合者或分或合以惑

敵人觀其應我之形然後能變化以取勝也 陳暉曰乍合乍分隨而更變之也 梅堯臣王哲同曹公註 張預曰或分散其形或合聚其勢皆因敵動靜而為變化也或曰變謂奇正相變使敵莫測故衛公兵法云兵散則以合為奇兵合則以散為奇三合五申三散三合復歸於正焉 故其疾如風

曹公曰擊空虛也 杜佑曰進退應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進退也其來無跡其退至疾也 梅堯臣曰來無形跡 王哲曰速乘虛也 何氏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其來疾暴所向皆靡

其徐如林

曹公曰不見利也 孟氏曰言緩行須有行列如林以防其

掩襲 杜佑曰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 李筌曰整陳而行 杜牧曰徐緩也言緩行之時須有行列如林木也恐為敵人之掩襲也 梅堯臣曰如林之森然不亂也 王哲曰齊肅也 張預曰徐舒也舒緩而行若林木之森森然謂未見利也尉繚子曰重者如山如林輕者如炮如燔也

侵掠如火

曹公曰疾也 杜佑曰猛烈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如火燎原無遺草 杜牧曰猛烈不可嚮也 賈林曰侵掠敵國若火燎原不可往復 張預曰詩云如火烈烈莫我敢遏言勢如猛火之熾誰敢禦我

不動如山

曹公曰守也 杜佑曰守也不信敵之誑惑安固如山據通典御覽

補李筌曰駐車也 杜牧曰閉壁屹然不可搖動也 賈

林曰未見便利敵誘誑我我因不動如山之安 梅堯臣曰

峻不可犯 王皙曰堅守也 何氏曰止如山之鎮靜 張

預曰所以特也荀子議兵篇云圓居而方正則若盤石然

觸之者角摧言不動之時若山石之不可移犯之者其角立

毀

難知如陰

杜佑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

其勢不測如陰不能覩萬象 杜牧曰如元雲蔽天不見三

辰 梅堯臣曰幽隱莫測 王皙曰形藏也 何氏曰暗祕

而不可料 張預曰如陰重蔽天莫覩辰象

動如雷霆原本作雷震按鷓冠子曰動如雷霆本此從通典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

瞑目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盛怒也 杜牧曰如空中擊下不

知所避也 賈林曰其動也疾不及應太公曰疾雷不及掩

耳 梅堯臣曰迅不及避 王皙曰不虞而至 何氏曰藏

謀以奮如此 張預曰如迅雷忽擊不知所避故太公曰疾

雷不及掩耳迅雷不及瞬目

掠鄉分衆通典御覽補 覽作指嚮按諸家俱作掠鄉注云一向又王皙云鄉音向則所見本异耳

曹公曰因敵 制勝也 杜佑曰因敵而制勝也旌旗之所

指向則分離其衆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抄掠必分兵為數道懼

不虞也 杜牧曰敵之鄉邑聚落無有守兵六畜財穀易於

剽掠則須分番次第使衆人皆得往也不可獨有所往如此

則大小強弱皆欲與敵爭利也 陳皞曰夫鄉邑村落固非
一處察其無備分兵掠之 掠鄉一作指向 賈林曰三軍
不可言遣故以旌旗指向隊伍不可語傳故以麾幟分衆故
因敵陳形可爲勢此尤順訓練分明師徒服習也 梅堯臣
曰以饗士卒 王皙曰指所鄉以分其衆鄉音向 何氏曰
得掠物則與衆分 張預曰用兵之道大率務因糧於敵然
而鄉邑之民所積不多必分兵隨處掠之乃可足用
廓地分利

曹公曰分敵利也 李筌曰得敵地必分守利害 杜牧曰
廓開也開土拓境則分割與有功者韓信言於漢王曰項王
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刻印刑忍不能與今大王誠能反其道
以天下城邑封功臣天下不足取也三略曰獲地裂之 陳

皞曰言獲其土地則屯兵種蒔以分敵之利也 賈林曰廓
度也度敵所據地利分其利也 梅堯臣曰與有功也 王
皙曰廓視地形以據便利勿使敵專也 張預曰開廓平易
之地必分兵守利不使敵人得之或云得地則分賞有功者
今觀上下之文恐非謂此也

懸權而動

曹公曰量敵而動也 李筌曰權量秤也敵輕重與吾有銖
鎰之別則動夫先動爲客後動爲主客難而主易太一遁甲
定計之算明動易也 杜牧曰如衡懸權秤量已定然後動
也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如懸權於衡量知輕重然後
動也尉繚子曰權敵審將而後舉言權量敵之輕重審察將
之賢愚然後舉也

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李筌曰迂直道路勞佚餒寒生於道路 杜牧曰言軍爭者

先須計遠近迂直然後可以為勝其計量之審如懸權於衡

不失錙銖然後可以動而取勝此乃軍爭勝之法也 梅堯

臣曰稱量利害而動在預知遠近之方則勝 王皙曰量敵

審輕重而動又知迂直必勝之道也 張預曰凡與人爭利

必先量道路之迂直審察而後動則無勞頓寒餒之患而且

進退遲速不失其機故勝也

軍政曰

梅堯臣曰軍之舊典 王皙曰古軍書

言不相聞故為鼓鐸 原本作金鼓通典本作鼓鐸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皆三引作鼓鐸鄭友賢同按周官

大司馬云鼓鐸獨鐃之用其作金鼓者後人依下文改之也今訂正

杜佑曰鐃金鉦也 原本云金鉦鐸也按鉦鐸皆軍用形制相近故杜取以况也後人既改鼓鐸為金鼓

故并其注改聽其音聲以為耳候 梅堯臣曰以威耳也耳

之今訂正威於聲不可不清 王皙曰鼓鐸鉦鐸之屬坐作進退疾徐

疏數皆有其節

視不相見故為旌旗

杜佑曰瞻其指麾以為目候 梅堯臣曰以威目也目威於

色不得不明 王皙曰表部曲行列齊整也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民 原本作人避諱改也當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作民下同之耳目

也

杜佑曰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

鼓進鐸退旌賞而旌罰耳聽金鼓目視旌旗故不亂也勇怯

不能進退者由旗鼓正也 張預曰夫用兵既眾占地必廣

首尾相遼耳目不接故設金鼓之聲使之相聞立旌旗之形使之相見視聽均齊則雖百萬之衆進退如一矣故曰鬪衆如鬪寡形名是也

民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此用衆之法也

杜佑曰齊之以法教使強弱不得相踰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旌

以出令旗以應號蓋旗者卽今之信旗也軍法曰當進不進

當退不退者斬之吳起與秦人戰戰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

前獲雙首而返吳起斬之軍吏進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吳

起曰信材士非令也乃斬之梅堯臣曰一人之耳目者謂

使人之視聽齊一而不亂也鼓之則進金之則止麾右則右

麾左則左不可以勇怯而獨先也王皙曰使三軍之衆勇

怯進退齊一者鼓鐸旌旗之爲也張頴曰士卒專心一意

惟在於金鼓旌旗之號令當進則進當退則退一有違一必

戮故曰令不進而進與令不退而退厥罪惟均尉繚子曰鼓

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將者之過也言不可賞

先登獲雋者恐進退不一耳

故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變民之耳目也原本作人從御覽改通

典變作便非

李筌曰火鼓夜之所視聽旌旗晝之所指揮杜牧曰令軍

士耳目皆隨旌旗火鼓而變也或曰夜戰多火鼓其旨如何

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刻期而戰也軍襲敵營鳴鼓

然火適足以警敵人之耳明敵人之目於我返害其義安在

荅曰富哉問乎此乃孫武之微旨也凡夜戰者蓋敵人來襲

我壘不得已而與之戰其法在於立營之法與陳小同故志

曰止則爲營行則爲陳蓋大陳之中必包小陳大營之內必包小營蓋前後左右之軍各自有營環達大將之營居於中央諸營環之隅落鈎聯曲折相對象天之壁壘星其營相去上不過百步下不過五十步道徑通達足以出隊列部壁壘相望足以弓弩相救每於十字路口必立小堡上致柴薪穴爲暗道胡梯上之令人看守夜黑之後聲鼓四起卽以燔燎是以賊夜襲我雖入營門四顧屹然復有小營各自堅守東西南北未知所攻大將營或諸小營中先知有賊至考放令盡入然後擊鼓諸營齊應衆堡燎火明如晝日諸營兵士於是閉門登壘下瞰敵人勁弩彊弓四向俱發敵人雖有韓白之將鬼神之兵亦無能計也唯恐夜不襲我來則必敗若敵人或能潛入一營卽諸營舉火出兵四面繞之號令營中不得輒動須臾之際善惡自分賊若出走皆在羅網矣故

宣王入諸葛亮營壘見其曲折曰此天下之奇才也今之營通洞豁達雜以居之若有賊夜來斫營萬人一時驚擾雖多致斥候嚴爲備守晦黑之後彼我不分雖有衆力亦不能用 陳皞曰杜言夜黑之後必無原野列陳與敵人期而戰非也天寶末李光弼以五百騎趨河陽多列火炬首尾不息史思明數萬之衆不敢逼之豈止待賊斫營而已 賈林曰火鼓旌旗可以聽望故晝夜異用之 梅堯臣曰多者欲以變惑敵人耳目 王皙曰多者所以震駭視聽使惑我之威武聲氣也傳曰多鼓鈞聲以夜軍之 張預曰凡與敵戰夜則火鼓不息晝則旌旗相續所以變亂敵人之耳目使不知其所以備我之計越伐吳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使夜

或左或右鼓噪而進吳師分以禦之遂爲越所敗是惑以火鼓也晉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旃而踈陳之齊侯畏而脫歸是惑以旌旗也

故三軍可奪氣

曹公曰左氏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李筌曰奪氣奪其銳勇齊伐魯戰於長勺齊人一鼓公將戰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乃戰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奪三軍之氣也 杜牧曰司馬法戰以力久以氣勝齊伐魯莊公將戰於長勺公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毋邱儉文欽反諸軍屯樂嘉司馬景主銜

枚徑造之欽子騫年十八勇冠三軍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噪擊之可破旣而三噪之欽不能應騫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去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騫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騫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果引去 王智曰震懾衰惰則軍氣奪矣 何氏曰淮南子曰將充勇而輕敵卒果敢而樂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志厲青雲氣如飄風聲如雷霆誠積踰而威加敵人此謂氣勢吳子曰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故奪氣者有所待有所乘則可矣 張預曰氣者戰之所恃也夫含生稟血鼓作戰爭雖死不省者氣使然也故用兵之法若激其士卒令上下同怒則其鋒不可當故敵人新來而氣銳則且以不戰挫

之伺其衰倦而後擊故彼之銳氣可以奪也尉繚子謂氣實則鬪氣奪則走者此之謂也曹劌言一鼓作氣者謂初來之氣盛也再而衰三而竭者謂陳久而人倦也又李靖曰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也守吾氣而有待焉所謂守其氣者常養吾之氣使銳盛而不衰然後彼之氣可得而奪也將軍可奪心

李筌曰怒之令憤撓之令亂間之令踈卑之令驕則彼之心可奪也杜牧曰心者將軍心軍中所倚賴以爲軍者也後漢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高平第一軍峻遣將軍皇甫文出謁恂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峻惶恐卽日開城門降諸將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氣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後燕慕容垂遣子寶率衆伐後魏始寶之來垂已有疾自到五原道武帝斷其來路父子間絕道武乃詭其行人之辭令臨河告之曰父已死何不還還寶兄弟聞之憂懼以爲信然因夜遁去道武襲之大破於參合陂梅堯臣曰以鼓旗之變惑奪其氣軍旣奪氣將亦奪心王皙曰紛亂誼譁則將心奪矣何氏曰先須已心能固然後可以奪敵將之心故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司馬法曰本心固新氣勝者是也張預曰心者將之所主也夫治亂勇怯皆主於心故善制敵者撓之而使亂激之而使惑迫之而使懼故彼之心謀可以奪也傳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謂奪其本心之計也又李靖曰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所謂攻其心者常養吾之心使安閑而不

亂然後彼之心可得而奪也

是故朝氣銳

孟氏曰司馬法曰新氣勝舊氣新氣即朝氣也 陳暉曰初

來之氣氣方勝銳勿與之爭也 王皙曰士眾凡初舉氣銳

也

晝氣惰

王皙曰漸久少怠

暮氣歸

孟氏曰朝氣初氣也晝氣再作之氣也暮氣衰竭之氣也

梅堯臣曰朝言其始也晝言其中也暮言其終也謂兵始而

銳久則惰而思歸故可擊 王皙曰怠久意歸無復戰理

故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者也 通典治作理此避諱改也

杜佑曰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故曹劌曰

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原本

云曹劌之說是也無曹劌曰已下文按此乃合注者改之也從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氣者軍之

氣勇 杜牧曰陽氣生於子成於寅衰於午伏於申凡晨朝

陽氣初盛其來必銳故須避之候其衰伏擊之必勝武德中

太宗與竇建德戰於泥水東建德列陳彌亘數里太宗將數

騎登高觀之謂諸將曰賊度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陳

有輕我心按兵不出待敵氣衰陳久卒饑必將自退退而擊

之何注不克建德列陳自卯至午兵士饑倦悉列坐石又爭

食 水宗曰可擊矣遂戰生擒建德 陳暉曰有辰巳列陳

至午未未勝者午未列陳至申酉未勝者不必事須晨旦而

為陽氣申午而為衰氣也太宗之攻建德也登高而望之謂

諸將曰賊盡銳來攻我當少避之退則可以騎留之以明不
須晨旦也凡彼有銳則如此避之不然則否 梅堯臣曰氣
盛勿擊衰懈易敗 何氏曰夫人情莫不樂安而惡危好生
而懼死無故驅之就臥尸之地樂趨於兵戰之場其心之所
畜非有忿怒欲鬪之氣一旦乘而激之冒難而不顧犯危而
不畏則未嘗不悔而怯矣今夫天下懦夫心有所激則率爾
爭鬪不啻諸劔至於操刃而求鬪者氣之所乘也氣衰則息
惻然而悔矣故三軍之視強寇如視處女者乘其忿怒而有
所激也是以卽墨之圍五千人擊却燕師者乘燕剽降掘冢
之怒也秦之鬪士倍我者因三施無報之怒所以我怠而秦
奮也二者治氣有道而所用乘其機也 張預曰朝喻始晝
喻中暮喻末非以早晚爲辭也凡人之氣初來新至則勇銳

陳久人倦則衰故善用兵者當其銳盛則堅守以避之待其
情歸則出兵以擊之此所謂善治已之氣以奪人之氣者也
前趙將游子遠之敗伊餘羌唐武德中太宗之破竇建德皆
用此術

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

李筌曰伺敵之變因而乘之 杜牧曰司馬法曰本心固言
料敵制勝本心已定但當調治之使安靜堅固不爲事撓不
爲利惑候敵之亂伺敵之譁則出兵攻之矣 陳暉曰政令
不一賞罰不明謂之亂旌旗錯雜行伍輕囂謂之譁審敵如
是則弋文之 賈林曰以我之整治待敵之撓亂以我之清
淨待敵之譁謹此治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
大於元默也 梅堯臣曰鎮靜待敵衆心則寧 王皙同陳

皞註 何氏曰夫將以一身之寡一心之微連百萬之衆對
虎狼之敵利害之相雜勝負之紛揉權智萬變而措置之胸
臆之中非其中廓然方寸不亂豈能應變而不窮處事而不
迷卒然遇大難而不驚案然接萬物而不惑吾之治足以待
亂吾之靜足以待譁前有百萬之敵而吾視之則如遇小寇
亞夫之禦寇也堅臥而不起樂箴之臨敵也好以整又好以
暇夫審此二人者蘊以何術哉蓋其心治之有定養之有餘
也 張預曰治以待亂靜以待譁安以待躁忍以待急嚴以
待懈此所謂善治已之心以奪人之心者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通典佚作逸案本書勞佚字皆作佚御覽亦作佚以飽待飢此治
力者也

杜佑曰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閒佚待彼之疲勞以我
之充飽待彼之飢虛此理人力者也 李筌曰客主之

杜牧曰上文云致人而不致於人是也 梅堯臣曰無困竭

人力以自弊、王皙曰以餘制不足善治力也 張預曰近

以待遠佚以待勞飽以待飢誘以待來重以待輕此所謂善

治已之力以困人之力者也

無要正正之旗要原本作邀案兵書要訣曰孫子稱無要正正之旗謂行軍前後正治故不可要而擊之也左氏曰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其義可互証又案王皙注云本可要擊亦作要從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改正勿擊堂堂
之陳此治變者也

曹公曰正正齊也堂堂大也 杜佑曰正正者整齊也堂堂

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孤特象也言敵前有孤特之兵後有

堂堂之陳必有倚伏詐誘之謀審察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

變詐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正正者齊整也堂堂者部小也 杜

牧曰堂堂者無懼也兵者隨敵而變敵有如此則勿擊之是能治變也後漢曹公圍鄴袁尙來救公曰尙若從大路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此成擒耳尙果循西山來逆擊大破之也

梅堯臣曰正正而來堂堂而陳示無懼也必有奇變王皙曰本可要擊以視整齊盛大故變何氏曰所謂強則避之張預曰正正謂形名齊整也堂堂謂行陳廣大也敵人如此豈可輕戰軍政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又曰強而避之言須識變通此所謂善治變化之道以應敵人者也

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

御覽背作倍

孟氏曰敵背丘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軍平地勿迎擊之

杜佑曰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

原本改爲依據邱陵險阻按此注釋高陵勿向句也

下背邱勿逆句又有注合注者刪之今據通典御覽補正陳兵待敵勿輕攻趨也既地本

作馳从御覽改勢不便有殞石之衝也敵背邱陵爲陳無有後患則當引置平地勿迎而擊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地勢也杜牧

曰向者仰也背者倚也逆者迎也言敵在高處不可仰攻敵倚邱山下來求戰不可逆之此言自下趨高者力乏自高趨下者勢順也故不可向迎梅堯臣曰高陵勿向者敵處其高不可仰擊背邱勿逆者敵自高而來不可逆戰勢不便也

王皙曰如此不便則當嚴陳以待變也何氏曰秦伐韓趙王令趙奢救之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今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從之卽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後周遣將伐高齊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登却坂聊欲觀周軍形

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陳以待之
周軍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詔以彼步我騎且却且引得其
力弊乃遣下馬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竝卽奔遁 張預
曰敵處高爲陳不可仰攻人馬之馳逐弧矢之施發皆不便
也故諸葛亮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敵從高而來不可迎之
勢不順也引至平地然後合戰

佯北勿從

杜佑曰北奔走也敵方戰氣勢未衰便奔走而陳却

原本作丘今从

通典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陳兵縱卒

亂行者欲以爲變也

通典作從卒亂所以多爲變

李筌杜牧曰恐有伏

兵也 賈林曰敵未衰忽然奔北必有奇伏要擊我兵謹勒

將士勿令逐追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曰勢不至北必

有詐也則勿逐

何氏曰如戰國秦師伐趙趙奢之子括代

廉頗將拒秦於長平秦陰使白起爲上將軍趙出兵擊秦秦

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堅不

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之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

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

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發卒遮絕

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陰相殺食括中箭而死

蜀劉表遣劉備北侵至鄴曹公遣夏侯惇李典拒之一朝備

燒屯去惇遣諸將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

狹草木深不可追也不聽惇等果入賊伏裏典往救備見救

至乃退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同伐吐谷渾遂至樹敦卽

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城留其征南

王及數千人固守寧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回
兵奪門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擒其征南王俘獲男女財
寶盡歸諸突厥北齊高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
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召將帥
而語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誠之景
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
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遂大敗之唐安祿山
反郭子儀圍衛州僞鄭王慶緒率兵來援分爲三軍子儀陳
以待之預選射者三千人伏於壁內誠之曰俟吾小却賊必
爭進則登城鼓譟弓弩齊發以逼之旣戰子儀僞退而賊果
乘之乃開壘門遽聞鼓譟矢注如雨賊徒震駭整衆追之遂
虜慶緒 張預曰敵人奔北必審真僞若旗鼓齊應號令如
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也必有奇也不可從之若旗靡轍
亂人囂馬駭此真敗却也

銳卒勿攻

李筌曰避彊氣也 杜牧曰避實也楚子伐隨隨臣季良
楚人尙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
衆乃攜矣隨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不從隨師敗績 陳暉
曰此說是避敵所長非銳卒勿攻之旨也蓋言士卒輕銳且
勿攻之待其懈惰然後擊之所謂千里遠鬪其鋒莫當蓋近
之爾 梅堯臣曰伺其氣挫 何氏曰如蜀先主率大衆東
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
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
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至銳氣始盛且乘

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必大
今但有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備知其計不行乃引
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
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人五六百里相銜
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賊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
猾虜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
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遜
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備因夜
遁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母邱儉文欽等拒
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
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令諸將高壘以弊之相持數日
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其歸

路恪懼而遁前趙劉曜遣將討羌大酋權渠率眾保險阻曜
將劉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眾中曰往年
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
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
戎勁悍其鋒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
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眾秣馬蓐食先晨具
甲掃壘而出遲明設覆而戰生擒伊餘於陳唐武德中太宗
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
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眾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羣賊鋒
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爭令眾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
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
意見暗與我合後賊食盡夜遁一戰敗之又太宗征薛仁果

於折墟城賊十有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請戰太宗曰我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鬪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貳其將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睽自恃驕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睽攻之愈急太宗度賊已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將遲明合戰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先餌之羅睽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禦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睽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睽氣奪於是大潰又李靖從河間王孝恭討蕭

銑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宏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宏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出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爭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與賊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張預曰敵若乘銳而來其鋒不可當宜少避之以伺疲挫晉楚相持楚晨歷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樂書曰楚師輕窕固壘以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又唐太宗征薛仁杲賊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當且閉壘以折之待其氣衰可一戰而破也果然

餌兵勿食

通典作勿貪按李筌杜牧本皆作食御覽亦作食又陳俾云食字疑或爲貪則正本故作食也

杜佑曰以小利來餌已士卒勿取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秦人毒

涇上流

杜牧曰敵忽棄飲食而去先須嘗試不可便食慮

毒也後魏文帝時庫莫奚侵擾詔濟陰王新成率眾討之王
乃多爲毒酒賊旣漸逼使棄營而去賊至喜競飲酒酣毒作
王簡輕騎縱擊俘獲萬計 陳暉曰此之獲勝蓋非偶然固
非爲將之道垂後世法也孫子豈以他人不能致毒於人腹
中哉此言喻魚若見餌不可食也敵若懸利不可貪也曹公
與袁紹將文醜等戰諸將以爲敵騎多不如還營荀攸曰此
所以餌敵也安可去之卽知餌兵非止謂寘毒也食字疑或
爲貪字也 梅堯臣曰魚貪餌而亡兵貪餌而敗敵以兵來
釣我我不可從 王皙曰餌我以利必有奇伏 何氏曰如
春秋時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
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
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爲城
下之盟而還又如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載土以豆覆其上
鄧宏取之爲赤眉所敗曹公未得濟而放牛馬馬超取之而
公得渡又如曹公棄輜重文醜劉備分取之而爲公所破又
如後魏廣陽王元深以七列河誘拔陵竟來抄掠拔陵爲于
謹伏兵所破此皆餌之之術也 張預曰三略曰香餌之下
必有懸魚言魚貪餌則爲釣者所得兵貪利則爲敵人所敗
夫餌兵非止謂寘毒於飲食但以利留敵皆爲餌也若曹公
以畜產餌馬超以輜重餌袁紹李矩以牛馬餌石勒之類皆
是也

歸師勿遏

孟氏曰人懷歸心必能死戰則不可止而擊也 杜佑曰若
窮寇退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故能死戰徐觀其變而勿遏

截之

原本注云人人有室家鄉國之往不可遏截之徐觀其變而制之按此似後人所改從通典御覽訂正

李筌曰士卒思歸志不可遏也 杜牧曰曹公自征張繡於

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

進表與繡復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

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也悉軍來追縱

自奇兵 脫今補正 奇兵步騎夾原本作 攻大破之公謂荀文若曰虜

遏吾歸師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梅堯臣曰敵必死

戰 王皙曰人自為戰也勿遏塞之若猶有他慮則可要而

擊曹公攻鄴袁尚來救諸將以為歸師不如避之公巨尚從

大道來則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蓋大道來則歸意

全循山來則顧負險且有懼心也 何氏曰如魏初曹公圍

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

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眾繡與表合兵守險公軍前後受

敵公乃夜鑿險為地道悉過輜重設奇兵會明賊謂公為遁

也悉軍來追乃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

吾歸師與吾死地是以知勝齊建武二年魏圍鍾離張欣泰

為軍主隨崔慧景救援及魏軍退而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

輸馬五百匹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慧景曰歸師勿

遏古人畏之兵在死地不可輕也慧景乃聽過也前秦苻堅

征晉至壽春兵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苻叡寶

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眾泓聞其至也懼率眾

將奔關東叡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

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後涼呂宏攻

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

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
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宏所敗張預曰兵之
在外人人思歸當路邀之必致死戰韓信曰從思東歸之士
何所不克曹公既破劉表謂荀彧曰虜邊善歸師吾是以知
勝又呂宏攻段業不勝將東走業欲擊之或諫曰歸師勿遏
兵家之戒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不從率衆追之爲宏所敗
古人似此者多不可悉陳

圍師必闕

曹公曰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闕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杜
佑曰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故使戰守未固
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彊救在表當堅固守之未必
闕也此用兵之法李筌曰夫圍敵必空其一面示不固也

若四面圍之敵必堅守不拔也項羽坑外黃魏武圍壺關卽
其義也杜牧曰示以生路令無必死之心因而擊之後漢
妖巫維汜弟子單臣傅鎮等相聚入原武城劫掠吏人自稱
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食多數攻不下士
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對曰妖
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小挺
緩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矣帝卽勅令開圍緩守賊衆
分散遂斬臣鎮等大唐天寶末李光弼領朔方軍與史思明
戰于土門賊衆退散四面圍合光弼令開東南角以縱之賊
見開圍棄甲急走因追擊之盡殲其衆是開一面也梅堯
臣同曹公註何氏曰如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拿總
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拿先擊

祝阿自晨攻城未日中而拔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
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又朱雋與徐璆
共討黃巾餘賊韓元等宛乞降不許因急攻之連城不克雋
登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急逼
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
萬乎其害甚矣今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則勢必自
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雋因破之又
魏太祖圍壺關下令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下曹仁曰圍城
必示之活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告之必死將人自爲守
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日久今頓兵堅城之
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太祖從之開城遂降又後魏末齊
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尔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鄴
南士馬精彊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是時神武馬二千
步卒不滿三萬人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歸道
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 張預曰圍其三面開
其一角示以生路使不堅戰後漢朱雋討賊師韓忠於宛急
攻不克因謂軍吏曰賊今外圍周固所以死戰若我解圍勢
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果如其言又曹公圍壺關謂
之曰城破皆坑之連攻不下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示之活
門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令人自守非計也公從
之遂拔其城是也

窮寇勿迫

杜牧曰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走及清發闔閭復將擊之夫
樂王曰困獸猶鬪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半

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漢宣帝時趙充國討先零羌
覩大軍棄輜重欲渡湟水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
行遲充國曰窮寇也不可迫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
諸將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萬於是大破之也 陳皞曰
鳥窮則搏獸窮則噬 梅堯臣曰困獸猶鬪物理然也 何
氏曰前燕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眾討
之將軍傅顏言之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則上下喪氣
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不與
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
爲備之道則未易卒圖也今圍之於窮城樵採路絕內無蓄
積外無彊援不過於十旬弊之必矣何必殘士卒之命而趨
一時之利哉此謂兵不血刃而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

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于晉悉降其眾五代晉將苻彥
卿杜重威經略北鄙遇虜於陽城戎人十萬圍晉師於中
乏水軍人鑿井取泥衣絞而吮之人馬渴死甚眾彥卿曰與
其束手就擒曷若以身殉國我今窮蹙乃率勁騎出擊之會
大風揚塵乘勢決戰戎人大潰此彥卿爲虜十萬所圍乃窮
蹙之寇遂致死力求生戎人不悟之致敗也 張預曰敵
苦焚舟破釜決一戰則不可逼迫來蓋獸窮則搏也晉師敗
齊于鞏齊侯請盟晉人不許齊侯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
晉人懼而與之盟吳夫槩王謂曰困獸猶鬪漢趙充國言緩
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蓋亦近之

此用兵之法也

鄭氏遺說法字下有妙字并述其義按妙字衍通典御覽皆無妙字

也 何氏曰下篇言圯地則吾將進其塗謂必固之地宜速去之也 張預曰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爲圯地以其無所依故不可舍止

衢地合交

原本作交合今從北堂書鈔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李筌曰四通曰衢結諸侯之交地也

賈林曰結諸侯以爲援 梅堯臣曰夫四通之地與旁國相通當結其交也 何氏曰下篇云衢地吾將固其結言交結諸侯使牢固也 張預曰四通之地旁有鄰國先往結之以爲交援

絕地無留

曹公曰無久止也 李筌曰地無泉井畜牧采樵之處爲絕地不可留也 賈林曰谿谷坎險前無通路曰絕當速去無

留 梅堯臣曰始去國始出境猶不居輕地是不可久留也 張預曰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危絕之地過於重地故不可淹留久止也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李筌曰因地能通 賈林曰居四險之中曰圍地敵可往來我難出入居此地者可預設奇謀使敵不爲我患乃可濟也 梅堯臣曰往返險迂當出奇謀 何氏曰下篇亦云圍地則謀言在艱險之地與敵相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謀不至於害也 張預曰居前隘後固之地當發奇謀若漢高爲匈奴所圍用陳平奇計得出茲近之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置兵於必死之地人自爲私鬪

韓信破趙此是也 梅堯臣曰前後有礙決在死戰此而上
舉九地之大約也 王皙註上之五地竝同曹公 何氏曰
下篇亦云死地則戰者此地速爲死戰則生若緩而不戰氣
衰糧絕不死何待也 張預曰走無所往當殊死戰淮陰背
水陳是也從圯地無舍至此爲九變止陳五事者舉其大略
也九地篇中說九地之變唯言六事亦陳其大略也凡地有
勢有變九地篇上所陳者是其勢也下則叙者是其變也何
以知九變爲九地之變下文云將不通九變雖知地形不能
得地利又九地篇云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不可不察以此觀
之義可見也下旣說九地此復言九變者孫子欲叙五利故
先陳九變蓋九變五利相須而用故兼言之
塗有所不由

曹公曰隘難之地所不當從不得已從之故爲變 杜佑曰

阨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道雖近而中

不利則不從也 道雖近已下原本無者脫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道有險狹懼

其邀伏不可由也 杜牧曰後漢光武遣將軍馬援耿舒討

武陵五谿蠻軍次下雋今辰州也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

近而水險從充道則路夷而運遠帝初以爲疑及軍至耿舒

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曰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咽喉則賊自

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乃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

得上會暑濕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卒耿舒與兄好時候書

曰舒前上言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

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 賈林

曰由從也途且不利雖近不從 梅堯臣曰避其險阨也

王皙曰途雖可從而有所不從慮奇伏也若趙涉說周亞夫
避殺阨陝之間慮置伏兵請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間不
過差一二日是也 張預曰險阨之地車不得方軌騎不得
成列故不可由也不得已而行之必為權變韓信知陳餘不
用李左車計乃敢入井陘口是也
軍有所不擊

曹公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
困窮之兵必死戰也 杜佑曰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
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隘陷之軍不可攻為死戰
也當固守之以待隙也 杜牧曰蓋以銳卒勿攻歸師勿遏
窮寇勿迫死地不可攻或我彊敵弱敵前軍先至亦不可擊
恐驚之退走也言有如此之軍皆不可擊斯統言為將須知

有此不可擊之軍即須不擊益為知變也故列於力變篇中

陳暉曰見小利不能傾敵則勿擊之恐重勞人也 賈林
曰軍可威懷勢將降伏則不擊寇窮據險擊則死戰可自固
守待其心惰取之 梅堯臣曰往無利也 王皙曰曹公曰
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皙謂餌
兵銳卒正正之旗堂堂之陳亦是也 張預曰縱之而無所
損克之而無所利則不須擊也又若我弱彼彊我曲彼直亦
不可擊如晉楚相持士會曰楚人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
敵也不為是征義相近也

城有所不攻

曹公曰城小而固糧饒不可攻也操所以置華費而深入徐
州得十四縣也 杜牧曰操捨華費不攻故能兵力完全深

入徐州得十四縣也蓋言敵於要害之地深峻城隍多積糧
食欲留我師若攻拔之未足爲利不拔則挫我兵勢故不可
攻也宋順帝時荊州守沈攸之反素蓄士馬資用豐積戰士
十萬甲馬二千軍至郢城功曹臧寅以爲攻守異勢非旬日
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
則郢城豈能自固故兵法曰城有所不攻是也攸之不從郢
郡守柳世隆拒攸之攸之盡銳攻之不克衆潰走入林自縊
後周武帝欲出兵於河陽以伐齊吏部宇文弼進曰今用兵
須擇地河陽要衝精兵所聚盡力攻之恐難得志如臣所見
彼汾之曲戍小山平攻之易拔用武之地莫過於此帝不納
師竟無功復大舉伐齊卒用弼計以滅齊國家自元和三年
至于今三十年閒凡四攻寇魏薄攻寇之南宮縣上黨攻寇
之臨城縣太原攻寇之河星鎮是寇三城池浚壁堅芻粟米
石金炭麻膏凡城守之資常爲不可勝之計以備官軍擊虜
攻旣不拔兵頓力疲寇以勁兵來救故百戰百敗故三十年
閒困天下之功力攻數萬之寇四圍其境通計十歲竟無尺
寸之功者蓋常墮寇計中不能知變也 賈林曰臣忠義重
稟命堅守者亦不可攻也 梅堯臣曰有所害也 王哲曰
城非控要雖可攻然懼於鈍兵挫銳或非堅實而得士死力
又剋雖有期而救兵至吾雖得之利不勝其所害也 張預
曰拔之而不能守委而不爲患則不須攻也又若深溝高
壘卒不能下亦不可攻如土句請伐偃陽荀彧曰城小而固
勝之不武弗勝爲笑是也

地有所不爭

曹公曰小利之地方爭得而失之則不爭也 杜牧曰言得之難守失之無害伍子胥諫夫差曰今我伐齊獲其地猶石田也東晉陶侃鎮武昌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荅而言曰不已侃乃渡水獵引諸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有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由非禦寇也且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也 梅堯臣曰得之無益者 王皙曰謂地雖要害敵已據之或得之無所用若難守者 張預曰得之不便於戰失之無害於已則不須爭也又若遼遠之地雖得之終非已有亦不可爭如吳子伐齊伍員諫曰得地於齊猶獲石田也不如早從事於越不聽為越所滅是也

君命有所不受 通典上有將在軍三字按蜀諸葛武侯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此當是意增成文杜佑沿襲其語所以致誤也

曹公曰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 通典拘作狗 故曰不從中御 據通

補典 孟氏曰無敵於前無君於後閩外之事將軍制之 李筌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是也

杜牧曰尉繚子曰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主於後 賈林曰決必勝之機不可推於君命利社稷專之可也 梅堯臣曰從宜而行也此而上五利也 張預曰苟便於事不從君命夫槩王曰見義而行不待命是也自塗有所不由至此為五利或曰自圯地無舍至地有所不爭為九變謂此九事皆不從中覆

但臨時制宜故統之以君命有所不受

故將通於九變之利者知用兵矣原本利上有地字鄭氏遺說同按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太

平御覽皆無地字今從刪

杜佑曰九事之變皆臨時制宜不由常道故言變也 李筌

曰謂上之九事也 賈林曰九變上九事將帥之任機權遇

勢則變因利則制不拘常道然後得其通變之利變之則九

數之則十故君命不在常變例也 梅堯臣曰達九地之勢

變而為利也 王皙曰非賢智不能盡事理之變也 何氏

曰孫子以九變名篇解者十有餘家皆不條其九變之目者

何也蓋自圯地無舍而下至君命有所不受其數十矣使人

不得不惑愚孰觀文意上下止述其地之利害爾且十事之

中君命有所不受且非地事昭然不類矣蓋孫子之意言凡

受命之將合聚軍眾如經此九地有害而無利則當變之雖

君命使之舍留攻爭亦不受也況下文言將不通於九變之

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其君命豈得與地形而同

算也況下之地形篇云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

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厥旨盡在此矣 張預曰更變常

道而得其利者知用兵之道矣

將不通於九變之利者雖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賈林曰雖知地形心籌通變豈惟不得其利亦恐反受害也

將貴適變也 梅堯臣曰知地不知變安得地之利 張預

曰凡地有形有變知形而不曉變豈能得地之利

治兵不知九變之術雖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曹公曰謂下五事也九變一云五變 賈林曰五利五變亦

在九變之中遇勢能變則利不變則害在人故無常體能盡此理乃得人之用也五變謂途雖近知有險阻奇伏之變而不由軍雖可擊知有窮蹙死鬪之變而不擊城雖勢孤可攻知有糧充兵銳將臣忠不測之變而不攻地雖可爭知得之難守得之無利有反奪傷人之變而不爭君命雖宜從之知有內御不利之害而不受此五變者臨時制宜不可預定貪五利者途近則由軍勢孤則擊城勢危則攻地可取則爭軍可用則受命貪此五利不知其變豈惟不得人用亦敗軍傷士也 梅堯臣曰知利不知變安得人而用 王皙曰雖知五地之利不通其變如膠柱鼓瑟耳 張預曰凡兵有利有變知利而不識變豈能得人之用曹公言下五事爲五利者謂九變之下五事也非謂雜於利害已下五事也

是故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

曹公曰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當難行權也 李筌曰害彼利此之慮 賈林曰雜一爲親一爲難言利害相參雜智者能慮之慎之乃得其利也 梅堯臣同曹公註 王皙曰將通九變則利害盡矣 張預曰智者慮事雖處利地必所以害雖處害地必思所以利此亦通變之謂也

雜於利而務可信也

曹公曰計敵不能依五地爲我害所務可信也 杜牧曰信申也言我欲取利於敵人不可但見取敵人之利先須以敵人害我之事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我所務之利乃可申行也 賈林曰在利之時則思害以自慎一云以害雜利行之威令以臨之刑法以戮之已不二三則衆務皆信人不敢欺也

梅堯臣曰以害參利則事可行 王皙曰曲盡其利則可勝矣 張預曰以所害而參所利可以伸已之事鄭師克蔡國人皆喜惟子產懼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後楚果伐鄭此是在利思害也 雜於害而患可解也

曹公曰既參於利則亦計於害雖有患可解也 李筌曰智者為利害之事必合於道不至於極 杜牧曰我欲解敵人之患不可但見敵能害我之事亦須先以我能取敵人之利參雜而計量之然後有患乃可解釋也故上文云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也譬如敵人圍我我若但知突圍而去志必懈怠即必為追擊未若勵士奮擊因戰勝之利以解圍也舉一可知也 賈林曰在害之時則思利而免害故措之死地則

生投之亡地則存是其患解也 梅堯臣曰以利參害則禍可脫 王皙曰周知其害則不敗矣 何氏曰利害相生明者常慮 張預曰以所利而參所害可以解已之難張方入洛陽連戰皆敗或勸方宵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耳夜潛進逼敵遂致克捷此是在害思利也 是故屈諸侯者以害

曹公曰害其所惡也 李筌曰害其政也 杜牧曰惡音一路反言敵人苟有其所惡之事我能乘而害之不失其機則能屈敵也 賈林曰為害之計理非一途或誘其賢智令彼無臣或遺以姦人 六政令或為巧詐閒其君臣或遺工巧使其人疲財耗 饋淫樂變其風俗或與美人惑亂其心此數事若能潛通陰謀密行不泄皆能害人使之屈折也 梅

堯臣曰制之以害則屈也。王皙曰窮屈於必害之地勿使可解也。張預曰受之於受害之地則自屈服或曰閒之使君臣相疑勞之使所以害之也若韋孝寬閒斛律光高顯平陳之策是也。役諸侯者以業

曹公曰業事也使其煩勞若彼入我出彼出我入也。杜佑曰能以事勞役諸侯之人令不得安佚韓人令秦鑿渠之類是也或以奇技藝業淫巧功能令其耽之心曰內役侯若此而勞李筌曰煩其農也。杜牧曰言勞役敵人使不得休我須先有事業乃可為也。事業者兵畝國富人和令行也。梅堯臣曰撓之以事則勞。王皙曰常若為攻襲之業以弊敵也。田常曰吾兵業已加魯矣。張預曰以事勞之使不

得休或曰壓之以富彊之業則可役使若晉楚國彊鄭人以犧牲玉帛奔走以事之是也。

趨諸侯者以利

曹公曰令自來也。孟氏曰趨速也善示以利令忘變而速至我作變以制之亦謂得人之用也。李筌曰誘之利。杜牧曰言以利誘之使自來至我也。墮吾畫中。梅堯臣同。杜牧註。王皙曰趨敵之間當周旋我利也。張預曰動之以小利使之必趨。

故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也。通典御覽作恃吾有能以待之也梅堯臣曰所恃者不懈也。

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通典作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御覽兩引并同曹公曰安不忘危常設備也。杜佑曰安則思危存則思亡

常有備 李筌曰預備不可闕也 梅堯臣曰所賴者有備也 王皙曰備者實也 何氏曰吳略曰君子當安平之世刀劍不離身古諸侯相見兵衛不徹警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況守邊固圉交刃之際歟凡兵所以勝者謂擊其空虛襲其懈怠苟嚴整終事則敵人不至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昔晉人禦秦深壘固軍以待之秦師不能久楚爲陳而吳人至見有備而返程不識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虜不得犯朱然爲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使敵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是謂能外禦其侮者乎常能居安思危在治思亂戒之於無形防之於未然斯善之善者也其次莫如險其走集明其伍候慎固其封守繕完其溝隍或多調軍食或益修戰械故曰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又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常使彼勞我佚彼老我壯亦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不戰而屈人之師也若夫莒以恃陋而潰齊以狎敵而殲虢以易晉而亡魯以果邾而敗莫敖小羅而無次吳子入巢而自輕斯皆可以作鑒也故吾有以待吾有所不可攻者能豫備之之謂也 張子曰言須思患而預防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故將有五危

李筌張預曰下五事也

必死可殺也

曹公曰勇而無慮必欲死鬪不可曲撓可以奇伏中之 李筌曰勇而無謀也 杜牧曰將愚而勇者患也黃石公曰勇者好行其志愚者不顧其死吳子曰凡人之論將常觀於勇

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
可將也 梅堯臣同李筌註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死不勝
言貴其謀勝也 張預曰勇而無謀必欲死鬪不可與力爭
當以奇伏誘致而殺之故司馬法曰上死不勝言將無策略
止能以死先士卒則不勝也

必生可虜也

曹公曰見利畏怯不進也

孟氏曰見利不進

原本無案書內孟氏注每

先引曹注下增釋之今據御覽補

將之怯弱志必生返意不親戰士卒不精

上下猶豫可急擊而取之新訓曰為將怯悞見利而不進
太公曰失利後時反受其殃 李筌曰疑怯可虜也 杜牧

曰晉將劉裕沂江追桓元戰于崢嶸洲于時義軍數千元兵
甚盛而元懼有敗衄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欲莫有關心義

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眾是以大敗也

梅堯臣曰怯而

不果 王皙曰無鬪志曹公曰見利怯不進也哲謂見害亦

輕走矣 何氏曰司馬法曰上生多疑疑為大患也 張預

曰臨陳畏怯必欲生返當鼓譟乘之可以虜也晉楚相爭晉

將趙嬰齊令其徒先具舟於河欲敗而先濟是也

忿速可侮也

曹公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侮致之也

原本作侮而致之也今從御覽改正

杜佑曰疾急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狷戇疾急不

計其難可動作斯侮 李筌曰急疾之人性剛而可侮致也

太宗殺宋老生而平霍邑 杜牧曰忿者剛怒也速者褊急

也性不厚重也若敵人如此可以凌侮使之輕進而敗之也

十六國姚襄攻黃落前秦苻生遣苻黃眉鄧羌討之襄深溝

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
鼓行直壓其壘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黃眉從之襄怒
出戰黃眉等斬之 梅堯臣曰狷急易動 王皙曰將性貴
持重忿狷則易壞 張頴曰剛愎褊急之人可凌侮而致之
楚子玉剛忿晉人執其使以怒之果從晉師遂爲所敗是也
廉潔可辱也

曹公曰廉潔之人可汙辱致之也 李筌曰矜疾之人可辱
也 杜牧曰此言敵人若高壁固壘欲老我師我勢不可留
利在速戰揣知其將多忿急則輕侮而致之性本廉潔則汙
辱之如諸葛孔明遺司馬仲達以巾幘欲使怒而出戰仲達
忿怒欲濟師魏帝遣辛毗伏節以止之仲達之才猶不勝其
忿況常才之人乎 梅堯臣曰徇名不顧 王皙曰曹公註

張頴曰清潔愛民之士可垢辱以撓之必可致也
愛民可煩也

曹公曰出其所必趨愛民者則必倍道兼行以救之救之則
煩勞也 李筌曰攻其所愛必卷甲而救愛其人乃可以計
疲 杜牧曰言仁人愛民者惟恐殺傷不能捨短從長棄彼
取此不度遠近不量事力凡爲我攻則必來救如此可以煩
之令其勞頓而後取之也 陳皞曰兵有須救不必救者項
羽救趙此須救也亞父委梁不必救也 賈林曰廉潔之人
不好侵掠愛人之人不好鬪戰辱而煩之其動必敗 梅堯
臣曰力疲則困 王皙曰以奇兵若將攻城邑者彼愛民必
數救之煩勞也 張頴曰民雖可愛當審利害若無微不救
無遠不援則出其所必趨使煩而困也

凡此五者將之過也用兵之災也

陳皞曰良將則不然不必死不必生隨事而用不忿速不恥辱見可如虎否則閉戶動靜以計不可喜怒也 梅堯臣曰皆將之失為兵之凶 何氏曰將材古今難之其性往往失於一偏爾故孫子首篇言將者智信仁勇嚴貴其全也 張預曰庸常之將守一而不知變故取則於已為凶於兵智者則不然雖勇而不必死雖怯而不必生雖剛而不可侮雖廉而不可辱雖仁而不可煩也

覆軍殺將必以五危不可不察也

賈林曰此五種之人不可任為大將用兵必敗也 梅堯臣曰當慎重焉 張預曰言須識權變不可執一道也

孫子十家註卷八終

孫子十家註卷九

選至若其利發逸若曹冀道誓 選再冀府知備智入驥寢

行軍篇 曹公曰擇便利而行也 王哲曰行軍當據地便察敵情也 張預曰知九地之變然後可以

擇利而行軍故次九變

孫子曰凡處軍相敵 御覽處作據謬

王哲曰處軍凡有四相敵凡三十有一 張預曰自絕山依谷至伏姦之所處則處軍之事也自敵近而靜至必謹察之則相敵之事也相猶察也料也

絕山依谷

曹公曰近水草利便也 李筌曰軍我敵彼也相其依止則勝敗之數彼我之勢可知也絕山守險也谷近水草夫列營壘必先分卒守隘縱畜牧收樵採而後寧 杜牧曰絕過也

依近也言行軍經過山險須近谷而有水草之利也吳子曰
無當天竈大谷之口言不可當谷但近谷而處可也 賈林
曰兩軍相當敵宜擇利而動絕山跨山依谷傍谷也跨山無
後患依谷有水草也 梅堯臣曰前爲山所隔則依谷以爲
固 王皙曰絕度也依謂附近耳曹公曰近水草便利也
張預曰絕猶越也凡行軍越過山險必依附溪谷而居一則
利水草一則負險固後漢武都羗爲寇馬援討之羗在山上
援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羗窮困悉降羗不知依谷之利
也

視生處高

曹公曰生者陽也

杜佑曰向陽也

原本作高揚也誤從御覽改正

視謂日

前生地處軍當在高

李筌曰向陽曰生在山曰高生高之

地可居也

杜牧曰言須處高而面南也

陳皞曰若地有

東西其法如何荅曰然則面東也

賈林曰居陽曰生視生

爲無蔽冒之物也處軍當在高

梅堯臣曰若在陵之上必

向陽而居處高乘便也

張預曰視生謂面陽也處軍當在

高阜

戰隆無登

通典御覽隆作降按全注云一本作降是也

曹公曰無迎高也

杜佑曰無迎高也降下也

原本無降下也三字脫今

據通典御覽補

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

李

曰敵自高而下我無登而取之

杜牧曰隆高也言敵人在

高我不可自下往高迎敵人而接戰也一作戰降無登降

也 賈林曰戰宜乘下不可迎高也

梅堯臣曰敵處地之

高不可登而戰

張預曰敵處隆高之地不可登迎與戰

本作戰降無登迎謂敵下山來戰引我上山則不登迎

此處山之軍也通典御覽山下有谷字

梅堯臣曰處山當知此三者 張預曰凡高而崇者皆謂之

山處山拒敵以上三事為法

絕水必遠水通典上有敵若二字案絕水者謂我過水而處軍則必遠於水也下云客絕水而來始就敵

人言之吳起書曰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正用此下文語杜佑沿襲其文而不察所以致誤也

曹公李筌曰引敵使渡 杜佑曰引敵使寬而渡之據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者將

議眾寡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

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列

疑不敢渡 梅堯臣曰前為水所隔則遠水以引敵 王

曰我絕水也曹說是也 張預曰凡行軍過水欲令止

去水稍遠一則引敵使渡一則進退無礙郭淮遠方為陳劉

備悟之而不渡是也

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利通典御覽并作半度

杜佑曰半度勢不并故可敵據通典補 李筌曰韓信殺龍且於

濰水夫槩敗楚子於清發是也 杜牧曰楚漢相持項羽自

擊彭越令其大司馬曹咎守成皐漢軍挑戰咎涉汜水戰漢

軍候半涉擊大破之水內乃汜也誤為內耳 梅堯臣曰敵

之方來迎於水濱則不渡 王皙曰內當作汜迎於水內則

敵不敢濟遠則趨利不及當得其宜也 何氏曰如春秋時

宋公及楚人戰於泖宋人既成列楚人未得濟司馬曰彼眾

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

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宋

公違之故敗也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
獸猶鬪况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
後者慕之蔑有鬪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魏將
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時諸將等議曰眾寡
不敵欲依水為陳以拒之淮曰此則示弱而不足以挫敵非
算也不如遠水為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陳
備疑不敢渡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眾
十萬寇范陽萬均謂藝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鬪百戰 必當
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陳以誘之賊若以水
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從之建德
渡水萬均擊破之 張預曰敵若引兵渡水來戰不可迎之
於水邊俟其半濟行列未定首尾不接擊之必勝公孫贊敗

黃巾賊於東光薛萬均破竇建德於范陽皆用此也

欲戰者

通典御覽
俱無者字

無附於水而迎客

曹公曰附近也 杜佑曰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 李

筌曰附水迎客敵必不得渡而與我戰 杜牧曰言我欲用

戰不可近水迎敵恐敵人疑我不渡也義與上同但 詞

異耳 梅堯臣曰必欲戰亦莫若遠水 王皙曰我利在戰

則當差遠使敵必渡而與之戰也 張預曰我欲必戰勿近

水迎敵恐其不得渡我不欲戰則阻水拒之使不能濟晉將

陽處父與楚將子上夾泚水而軍陽子退舍欲使楚人渡子

上亦退舍欲令晉師渡遂皆不戰而歸

視生處高

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也前向水後當依高而處之 梅

堯臣曰水上亦據高而向陽 王皙曰曹公曰水上亦當處其高哲謂謂近水之地下曹注云恐漑我也疑當在此下何氏曰兗生向陽遠視也軍處高遠見敵勢則敵人不得潛來出我不意也 張預曰或岸邊爲陳或水上泊舟皆須面陽而居高 無迎水流

曹公曰恐漑我也 杜佑曰恐漑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漑灌人若投毒藥於上下也據 補典 李筌曰恐漑我也智伯灌趙襄子光武潰王尋迎水處高乃敗之 杜牧曰水流就下不可於卑下處軍也恐敵人開決灌浸我也上文云視生處高也諸葛武侯曰水上之陳不逆其流此言我軍舟船亦不可泊於下流言故得以乘

流而薄我也 賈林曰水流之地可以漑吾軍可乘流毒藥迎逆也一云逆流而營軍兵家所忌 梅堯臣曰無軍下流防其決灌救艦之戰逆亦非便 王皙曰當乘上流魏曹仁征吳欲攻濡須洲中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謂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而敗 何氏曰上流而戰則易爲力 張預曰卑地勿居恐決水漑我舟戰亦不可處下流以彼沿我泝戰不便也兼慮敵人投毒於上流楚令尹拒吳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遂決戰果勝是軍須居上流也 此處水上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水上當知此五者 張預曰凡近水爲陳皆謂水上之軍水上拒敵以上五事爲法

絕斥澤惟亟去無留

陳暉曰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新訓曰地固斥澤不穀者是也賈林曰鹹鹵之地多無水草不可久

留足曰斥遠也曠蕩難守故不可留王皙曰斥鹵也地廣且下而無所依張預曰刑法志云山川沈斥顏師

古註曰沈深水之下斥鹹鹵之地然則斥澤謂瘠鹵漸洳之所也以其地氣濕潤水草薄惡故宜急過

若交軍於斥澤之中

通典御覽若作爲譌

必依水草而背眾樹

御覽詩作

曹公曰

自此至上雨水沫至節杜佑注原本誤於眾草多障節下

不得已與敵會於斥澤

中杜佑曰言不得已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爲固守蓋地利兵之助也李筌曰急過不得戰必依水背

樹夫有水樹其地無陷溺也一本作背眾木杜文曰

之地草木不生謂之飛鋒言於此忽遇敵則須擇木而止之梅堯臣曰不得已而會敵則依近水草背倚眾

木王皙曰猝與敵遇於此亦必就利而背固也張預曰不得已而會兵於此地必依近水草以便樵汲背倚林木以

爲險阻

此處斥澤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斥澤當知此二者張預曰處斥澤之地以上

二事爲法

平陸處易

曹公曰車騎之利也杜牧曰言於平陸必擇就其中坦易平穩之處以處軍使我車騎得以馳逐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同杜牧註張預曰平原廣野車騎之地必擇其坦易

無坎陷之處以居軍所以利於馳突也

而右背高御覽作倍前死後生

曹公曰戰便也 李筌曰夫人利用皆便於右是以背之前死致敵之地後生我自處 杜牧曰太公曰軍必左川澤而右邱陵死者下也生者高也下不可以禦高故戰便於軍馬也 賈林曰岡阜曰生戰地曰死岡阜處軍穩前臨地用兵便高後在右回轉順也 梅堯臣曰擇其坦易車騎便利右背邱陵勢則有憑前低後隆戰者所便 王皙曰凡兵宜向陽既後背山即前生後死疑文誤也 張預曰雖是平陸須有高阜必右背之所以恃為形勢者也前低後高所以便平奔擊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梅堯臣曰處平陸當知此二者 張預曰居平陸之地以上二事為法

凡此四軍之利

李筌曰四者山水斥澤平陸也 張預曰山水斥澤平陸之四軍也諸葛亮曰山陸之戰不升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

黃帝之所以勝四帝也

曹公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御覽作亦稱帝按王皙張預同以此四地勝之也 李筌曰黃帝始受兵法於風后而滅四方故曰勝四帝也 梅堯臣曰四帝當為四軍字之誤歟言黃帝得四者之利處山則勝山處水上則勝水上處斥澤則勝斥澤處平陸則勝平陸也 王皙曰四帝或曰當作四軍曹公

曰黃帝始立四方諸侯無不稱帝以此四地勝之也一本無
作亦 何氏曰梅氏之說得之 張預曰黃帝始立四方諸
侯亦稱帝以此四地勝之按史記黃帝紀云與炎帝戰於阪
泉與蚩尤戰於涿鹿北逐葷粥又太公六韜言黃帝七十戰
而定天下此卽是有四方諸侯戰也兵家之法皆始於黃帝
故云然也

凡軍喜高而惡下

原本喜作好按御覽引注云喜一作好則故書正作喜也今從通典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高則爽遠所以安和亦以便勢下則卑濕所以生
疾亦以難戰 王皙曰有降無登且遠水患也 張預曰居
高則便於覘望利於馳逐處下則難以爲固易以生疾
貴陽而賤陰

杜佑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

據通典御覽補

梅堯臣曰意陽則明

順處陰則晦逆

王皙曰久處陰濕之地則生瘧疾且弊軍

器也

張預曰東南爲陽西北爲陰

養生而處實

曹公曰恃滿實也養生向水草可放牧養畜乘實猶高也

梅堯臣曰養生使水草處實利糧道 王皙曰養生謂水草

糧糈之屬處實者倚固之謂 張預曰養生謂就善水草放

牧也處實謂倚隆高之地以居也

軍無百疾是謂必勝

通典云是謂必勝軍無百疾御覽同按梅氏張氏注皆與通典本同

李筌曰夫人處卑下必癘疾惟高陽之地可居也 杜牧曰

生者陽也實者高也言養之於高陽則無卑濕陰翳故百疾

不生然後必可勝也 梅堯臣曰能知上三者則勢勝可必

疾氣不生 張預曰居高面陽養生處厚可以必勝地氣乾

燠故疾癘不作

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

杜佑曰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背之戰之便也

杜牧曰凡遇邱陵隄防之地常居其東南也 梅堯臣曰雖

非至高亦當前向明而右依實 王皙曰處陽則人舒以和

器健以利也 張預曰面陽所以貴明顯背高所以為險固

此兵之利地之助也

梅堯臣曰兵所利者得形勢以為助 張預曰用兵之利得

地之助

上雨水沫至

通典水上有下字御覽同

欲涉者待其定也

曹公曰恐半涉而水遽漲也 杜佑曰恐半渡水而遂漲上

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權遏水之占也欲以中絕軍

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為絕軍當待其定也 李釜一恐

水暴漲 杜牧曰言過溪澗見上流有沫此乃上源有雨待

其沫盡水定乃可涉不爾半涉恐有暴水卒至也 梅堯臣

曰流沫未定恐有暴漲 王皙曰水漲則沫涉步濟也曹說

是也 張預曰渡未及畢濟而大水忽至也沫謂水上漚

凡地有絕澗

前後險峻水橫其中

天井

通典御覽天井上有遇字者衍

四面峻坂澗壑所歸

天牢

三面環絕易入難出

天羅

草木蒙密鋒鏑莫施

天陷

卑下汗澗車騎不通

天隙

通典隙作郊御覽同又御覽下有天害二字

兩山相向洞道狹惡六害皆梅堯臣註

必亟去之勿近也

曹公曰山深水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中央下為天井深山所

過若蒙籠者

通典作深水大澤葦蒙籠所隱蔽者御覽作深水所居蒙籠者

為天牢以

羅絕人者為天羅地形陷者

通典上有陂湖泥澗四字御覽無

為天陷山澗

原本澗下有道字者

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者為天隙

通典長數丈者下有丘陵坑坎地形境塙者天郊也御覽無

杜牧曰軍讖曰地形坳下夫

水所及謂之天井山澗迫狹可以絕人謂之天空澗水澄闊

不測淺深道路泥澗人馬不通謂之天陷地多溝坑坎陷木

石謂之天隙林木隱蔽葦葭深遠謂之天羅 賈林曰兩岸

深闊斷人行為絕澗下中之下為天井四邊澗險水草相兼

中央傾側出入皆難為天牢道路崎嶇或寬或狹細澀難行

為天羅地多沮洳為天陷兩邊險絕形狹長而數里中難

通人行可以絕塞出入為天隙此六害之地不可近背也

梅堯臣曰六害尚不可近況可留乎 王皙曰哲謂絕澗當

作絕天澗脫天字耳此六者皆自然之形也牢謂如獄牢羅

謂如網羅也陷謂溝坑淤澗之所隙謂木石若隙罅之地軍

行過此勿近不然則脫有不虞智力無所施也 張預曰谿

谷深峻莫可過者為絕澗外高中下眾水所歸者為天井山

險環繞所入者隘為天牢林木縱橫葦葭隱蔽者為天羅陂

池泥潭漸車凝驛者為天陷道路迫狹地多坑坎者為天隙
凡遇此地宜遠過不可近之
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

曹公曰用兵常遠六害今敵近背之則我利敵凶 李筌曰
善用兵者致敵之受害之地也 杜牧曰迎向也背倚也言
遇此六害之地吾遠之向之則進止自由敵人近之倚之則
舉動有阻故我利而敵凶也 梅堯臣曰言六害當使我遠
而敵附我向而敵倚則我利敵凶 張預曰六害之地我既
遠之向之敵自近之倚之我則行止有利彼則進退多凶也

軍旁原本作軍行按此言處軍之地必謹覆索之故篇首云凡處軍相敵是也從通典御覽作旁又史記云馬陵道狹而
旁多有險阻蔣潢原本無蔣字通典御覽俱有之按唐李靖兵阻險有險阻蔣潢法云蔣潢蔣蔣則必索其伏是用此語也無
者脫井生葭葦原本無生字按後人因既脫蔣字故并生字

山林藟蒼御覽山林作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原本藏
字據通典御覽補

曹公曰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也蔣者水草之藟生也蔣者以下原本無杜佑通典及御覽有之按杜佑注例先引曹注後附己意此所云乃用曹注語也後人妄刪之
潢者池也并者下也葭葦者御覽又引注云并生葭葦者無并者下也句衆草所聚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藟蒼者可屏蔽之處也此以上論地形也以下相敵情也 杜佑曰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地也蔣者水草之藟生也潢者池也并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藟蒼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藟蒼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以下恐敵之奇伏誘詐也 梅堯臣曰險阻隘也山林

之所產潢井下也葭葦之所生皆翳蒼足以蒙蔽當掩搜恐
有兵伏 張預曰險阻邱阜之地多生山林潢井卑下之處
多產葭葦皆翳蒼可以蒙蔽必降索之恐兵伏其中又慮姦
細潛隱胡 實聽 號令伏姦當爲兩事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

梅堯臣曰近而不動倚險故也 王皙曰恃險故不恐也
遠而挑戰者通典作敵遠而挑人者御覽同欲人之進也

杜牧曰若近以挑我則有相薄之勢恐我不進故遠也 陳
皞曰敵人相近而不挑戰恃其守險也若遠而挑戰者欲誘
我使進然後乘利而奮擊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王皙曰
欲致人也挑謂撓驍敵求戰 張預曰兩軍相近而終不
者倚恃險固也兩軍相遠而數挑戰者欲誘我之進也

子曰分險者無戰心言敵人先得分險地則我勿與之戰也
又曰挑戰者無全氣言相去遠則挑戰而延誘我進即不可
以全氣擊之與此法同也

其所居者易利也通典作其所處者居易利也御覽同原本作其所居易者利也按杜佑賈林諸家皆以此承上文言之不別爲一事則者字應在易字上後人以上下文比例之臆改在下耳又按注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者字亦在上從通典御覽改

曹公曰所居利也 杜佑曰所居利也言敵去我遠但遣輕
捷欲使我撓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徒弔反據通典御覽補 李
筌曰居易亦亂致人之利 杜牧曰言敵不居險阻而居平
易必有限使利於事也一本云士爭其所居者易利也 陳
皞曰言敵人得其地利則將士爭以居之也 賈林曰敵之
所居地多便利故挑我使前就已之便戰則易獲其利慎勿

從之也 梅堯臣曰所居易利故來挑我 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敵人捨險而居易者必有利也或曰敵欲人之進
故處於平易以示利而誘我也

衆樹動者來也

曹公曰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 梅堯臣同曹公註 張
預曰凡軍必遣善視者登高覘敵若見林木動搖者是斬木
除道而來也或曰不止除道亦將爲兵器也若晉人伐木益
兵是也

衆草多障者疑也

曹公曰結草爲障欲使我疑也 杜佑曰結草多障欲使我
疑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
伏焉 杜牧曰言敵人或營壘未成或拔軍潛去恐我來追

或爲掩襲故結草使往往相聚如有人伏藏之狀使我疑而
不敢進也 賈林曰自此至無約而請和節李筌注原本誤於將不重也注下結草多爲

障蔽者欲使我疑之於中兵必不實欲別爲攻襲宜審備之
張預曰或敵欲追我多爲障蔽設留形而遁以避其追或
欲襲我叢聚草木以爲人屯使我備東而擊西皆所以疑
也

鳥起者伏也

曹公曰鳥起其上下有伏兵 杜佑曰下有伏兵往藏觸鳥
而驚起也 李筌曰藏兵曰伏 張預曰鳥適平飛至彼忽
高起者下有伏兵也

獸駭者覆也

曹公曰敵廣陳張翼來覆我也 李筌曰不意而至曰覆

杜牧曰凡敵欲覆我必由他道險阻林木之中故驅起伏獸
駭逸也覆者來襲我也 陳暉曰覆者謂隱於林木之內潛
來掩我候兩軍戰酣或出其左右或出其前後若驚駭伏獸
也 梅堯臣曰獸驚而奔旁有覆 張預曰凡欲掩覆人者
必由險阻草木中來故驚起伏獸奔駭也
塵高而銳者車來也

杜佑曰車來行疾塵相衝故高也 杜牧曰車馬行疾仍須
魚貫故塵高而尖 梅堯臣曰蹄輪勢重塵必高銳 張預
曰車馬行疾而勢重又轍迹相次而進故塵埃高起而銳直
也凡軍行須有探候之人在前若見敵塵必馳報主將如潘
黨望晉塵使騁而告是也
卑而廣者徒來也

杜牧曰步人行遲可以並列故塵低而闊也 梅堯臣曰人
步低輕塵必卑廣 王皙曰車馬起塵猛步人則差緩也

張預曰徒步行緩而迹輕又行列疎遠故塵低而來
散而條達者樵採也 通典御覽并作薪採也案此與李筌本同

杜佑曰塵散衍而條達各行所求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煙塵之

候晉師伐齊曳柴從之齊人登山望而畏其眾乃夜遁薪來
卽其義也此筌以樵採二字爲薪來字 杜牧曰樵採者各

隨所向故塵埃散衍條達縱橫斷絕貌也 梅堯臣曰樵採
隨處塵必縱橫 王皙曰條達纖微斷續之貌 張預曰分

遣廝役隨處樵採故塵埃散亂而成遂道
少而往來者營軍也

杜佑曰 原本作杜收字誤耳今從通典改正 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

塵少也 梅堯臣曰輕兵定營往來塵少 張預曰凡分柵
營者必遣輕騎四面近視其地欲周知險易廣狹之形故塵
微而來

辭卑而益備者進也

曹公曰其使下辭卑使閒視之敵人增備也 杜牧曰言敵
人使來言辭卑遂復增壘堅壁若懼我者是欲驕我使懈怠
必來攻我也趙奢救閼與去邯鄲三十里增壘不進秦閒來
必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果大喜曰閼與非趙所有矣
奢既遣秦閒乃倍道兼行掩秦不備擊之遂大破秦軍也
梅堯臣曰欲進者外則卑辭內則益備疑我也 張預曰使
來辭遂敵復增備欲驕我而後進也田單守即墨燕將騎劫
圍之單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使妻妾編行伍之間散食饗

士乃使女子乘城約降燕大喜又收民金千鎰令富豪遣使
遺燕將書曰城即降願無虜妻妾燕人益懈乃出兵擊大破
之

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

原本作辭強而進驅者案曹注詭詐也
杜佑注同是古本有詭字今據通典改

正其御覽同今本者
宋以後人改之也

曹公曰詭詐也

杜佑曰詭詐也示驅馳無所畏是知欲退

也 杜牧曰吳王夫差北征會晉定公於黃池越王句踐伐
吳吳晉方爭長未定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無會而歸與
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必會而先之吳王曰先之若何雒
曰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乃能至也於是吳王以甲三萬
人去晉軍一里聲動天地晉使董褐視之吳王親對曰孫之
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董褐曰臣觀吳王之色類

有大憂矣將毒我不可與戰乃許先歆吳王既會遂還焉
梅堯臣曰欲退者使既詞壯兵又彊進脅我也王皙曰辭
彊示進形欲我不虞其去也張預曰使來辭壯軍又前進
欲脅我而求退也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愬也
來日請相見晉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宵遁
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通典無出字按下文杜牧注引此亦有出字御覽同無者脫
曹公曰陳兵欲戰也杜佑曰陳兵欲戰也輕車馳車在陳
側據通典御覽補杜牧曰出輕車先定戰陳疆界也賈林曰輕
車前禦欲結陳而來也張預曰輕車戰車也出軍其旁陳
兵欲戰也按魚麗之陳先偏後伍言以車居前以伍次之然
則是欲戰者車先出其側也
無約而請和者謀也

杜佑曰未有約而使來請和有間謀也李筌曰無盟
之約請和者必有謀於人田單詐騎劫紀信誑項羽卽其義
也杜牧曰貞元三年吐蕃首領尚結贊因侵掠河曲遇疫
癘人馬死者大半恐不得回乃詐與侍中馬燧疑懇因奏請
盟會燧乃盟之時河中節度使渾瑊奏曰若國家勒兵境上
以謀伐爲計蕃戎請盟亦聽信之今吐蕃無所求於國家遽
請盟會必恐不實上不納渾瑊率衆二萬屯涇州平涼縣盟
壇在縣西三十里五月十三日瑊率三千人會壇所吐蕃果
衷甲劫盟焉陳暉曰因盟相劫不獨國朝晉楚會於宋楚
人衷甲欲襲晉晉人知之是以失信也今言無約而請和蓋
總論兩國之師或侵或伐彼我皆未屈弱而無故請好和者
此必國國內有憂危之事欲爲苟且暫安之計不然則知

我有可圖之勢欲使不疑先求和好然後乘我不備而來取也石勒破王浚也先密為和好又臣服於浚知浚不疑乃請修朝覲之禮浚許之及入因誅浚而滅之梅堯臣曰無約請和必有多姦謀王皙曰無故驟請和者宜防他謀也張預曰無故請和必有多姦謀漢高祖欲擊秦軍使酈食其持重寶啗其將賈豎秦將果欲連和高祖因其怠而擊之秦師大敗又晉將李矩守滎陽劉暢以三萬人討之矩遣使奉牛酒請降潛匿精兵見其賜酒大饗士卒人皆醉飽矩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奔走而陳兵車者期也

杜佑曰自與偏將期也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戰有期及將用是以奔走之杜牧曰上交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蓋出

車定戰場界立旗為表奔走赴表以為陳也旗者期也民期於下也周禮大蒐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賈林曰尋常之期不合奔走必有遠兵相應有晷刻之期必欲合勢同來攻我宜速備之梅堯臣曰立旗為表奔以赴列王皙曰陳而期民將求戰也張預曰立旗為表與民期於下故奔走以赴之周禮曰車驟徒趨及表乃止是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李筌曰散於前杜牧曰偽為雜亂不整之狀誘我使進也梅堯臣曰進退不一欲以誘我王皙曰詭亂形也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我也若吳子以囚徒示不整以誘楚師之類也

倚仗而立者

原本作杖而立者按杜佑注云倚仗才戰而立又梅氏張氏俱云倚兵而立是故書作倚仗也從通

典御覽
改正 飢也

杜佑曰倚仗矛戟而立者飢之意 李筌曰困不能齊 杜牧曰不食必困故杖也 梅堯臣曰倚兵而立者足見飢弊之色 王皙曰倚者困餒之相 張預曰凡人不食則困故倚兵器而立三軍飲食上下同時故一人飢則三軍皆然 汲而先飲者通典作汲役先飲者御覽誤渴也 李筌曰汲未至先飲者士卒之渴 杜牧曰命之汲水未汲而先飲者渴也 觀一人三軍可知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曰以此見其眾行驅飢渴也 張預曰汲者未及歸營而先飲水是三軍渴也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

通典見利上有向人二字御覽同

曹公曰士卒之疲勞也 杜佑曰士卒疲勞也敵人來見我利

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 李筌曰士卒難用也 梅堯臣曰

人其困乏何利之趨 張預曰士卒疲勞不可使戰故雖見

利將不敢進也

鳥集者虛也

杜佑曰敵大作營壘示我眾而鳥集止其上者其中虛也

李筌曰城上有鳥師其遁也 杜牧曰設留形而遁齊與晉

相持叔向曰鳥鳥之聲樂齊師其遁後周齊王憲伐高齊將

班師乃以柏葉為幕燒糞壤去高齊視之二日乃知其空營

追之不及此乃設留形而遁走也 陳皞曰此言敵人若去

營幕必空禽鳥既無畏乃鳴集其上楚子元伐鄭將奔謀者

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則知其設留形而遁也是此篇蓋孫子

辯敵之情偽也 梅堯臣曰敵人既去營壘空虛鳥鳥無猜

來集其上孫武曰凡敵潛退必奔營幕禽鳥見空鳴集其上楚伐鄭鄭人將奔謀告曰楚幕有鳥乃止又晉伐齊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此乃設留形而遁也

夜呼者恐典呼上喧字

曹公曰軍士夜呼將不勇也 杜佑曰軍士夜喧呼將不勇也相驚無備者恐懼也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士卒怯而將懦故驚恐相呼 杜牧曰恐懼不安故夜呼以自壯也 陳皞曰十人中一人有勇雖九人怯懦恃一人之勇亦可自安今軍士夜呼蓋是將無勇曹說是也 孟氏同陳皞註 張預曰三軍以將為主將無膽勇不能安眾故士卒恐懼而夜呼若晉軍終夜有聲是也 軍擾者將不重也

李筌曰將無威重則軍擾 杜牧曰言進退舉止輕佻率易無威重軍士亦擾亂也 陳皞曰將法令不嚴威容不重士因以擾亂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張預曰軍中多驚擾者將不持重也張遼屯長社夜軍中忽亂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士安坐遼中陳而立有頃即定此則能持重也遼中陳以下至下文惟無武進注當以正本誤於依水草而背衆樹下今改正 旌旗動者亂也通典御覽俱無旌字 杜佑曰旌旗動抵東觸西傾倚者亂也 杜牧曰曹莊公敗齊于長勺曹劌請逐之公曰若何對曰視其轍亂而旗靡故逐之 梅堯臣曰旌旗輒動偃亞不次無紀律也 張預曰旌旗所以叙也而動搖無定是部伍雜亂也

曹公曰諄諄語貌翁翁失志貌 杜佑曰諄諄語貌又不足
貌翁翁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入者與
之言安徐之貌也此將失其衆也諄章倫反翁許及反據通
典御
覺李筌曰諄諄翁翁竊語貌士卒之心恐上則私語而言
是失衆也 杜牧曰諄諄者乏氣聲促也翁翁者顛倒失次
貌如此者憂在內是自失其衆心也 賈林曰諄諄竊議貌
翁翁不安貌徐與人言遞相問貌如此者必散失部曲也
梅堯臣曰諄諄吐誠懇也翁翁曠職事也緩言疆安恐衆離
也 王皙曰諄諄語誠懇之貌翁翁者患其上也將失人心
則衆相與語誠懇而患其上也 何氏曰兩人竊語誹議主
將者也 張預曰諄諄語也翁翁聚也徐緩也言士士相聚
私語低緩而言以非其上是不得衆心也

數賞者窘也

孟氏曰軍實窘也恐士卒心怠故別行小惠也 杜佑曰軍
不素敵數行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也渠殞反據通典
御覽補
李筌曰窘則數賞以勸進 杜牧曰勢力窮窘恐衆爲叛
數賞以悅之 梅堯臣曰勢窮憂叛離屢賞以悅衆 王皙
曰衆窘而不和裕則數賞以悅之 張預曰勢窘則易離故
屢賞以撫士

數罰者困也

杜佑曰軍行刑罰者教令廢弛是困軍也據通典
御覽補 李筌曰
困則數罰以勵士 杜牧曰人力困弊不畏刑罰故數罰以
懼之 梅堯臣曰人微不堪命屢罰以立威 王皙曰衆困
而不精勤則數罰以勸之也 張預曰力困則難用故數罰

以畏賊

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洽之至也

通典作不情之至也御覽同按注意則杜佑本作不情也

曹公曰先輕敵後聞其眾則心惡之也

杜佑曰先行卒暴

於士卒而後欲畏已者此將不情之極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

先輕後畏是勇而無剛者不精之甚也

杜牧曰料敵不精

之甚

賈林曰教令不能分明士卒又非精練如此之將先

欲彊暴伐人眾悖則懼也至懦之極也

梅堯臣曰先行乎

嚴暴後畏其眾離訓罰不精之也

王皙曰敵先行刻暴

後畏其眾離為將不精之甚也

何氏曰寬猛相濟精於將

事也

張預曰先輕敵後畏人或曰先刻暴御下後畏眾叛

已是用威行愛不精之甚故上之以數買數罰而言也

來委謝者欲休息也

杜佑曰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

李筌曰

徐前而疾後曰委謝

杜牧曰所以委質來謝此乃勢已窮

或有他故必欲休息也

賈林曰氣委而言謝者欲求兩解

梅堯臣曰力屈欲休兵委質以來謝

王皙曰勢不能久

張預曰以所親愛委質來謝是勢力窮極欲休兵息戰也

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

曹公曰備奇伏也

孟天曰備有別應

杜佑曰備奇伏也

此必有開謀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是軍必有奇伏須謹察之

杜牧曰盛怒出陳久不交刃復不解去有所待也當謹伺

察之恐有奇伏旁起也

梅堯臣曰怒而來逆我久而不接

戰且又不解云必有可伏以待我此以上論敵情

張預曰

勇怒而來既不

以又不引退當密伺之必有奇伏也

兵非益多

曹公曰權云兵非貴益多 賈林曰不貴眾擊寡所
貴寡擊眾 王皙曰哲謂權力均足矣不以多為益 張預
曰兵非增多於敵謂權力均也

惟無武進

曹公曰未見便也 賈林曰武不足專進專進則暴 王皙
曰不可但恃武也當以計智斗敵而行 張預曰武剛也未
能用剛武以輕進謂未見利也
足以併力料敵取人而已

曹公曰廝養足也 李筌曰兵眾也均惟得人者勝也

杜牧曰言我與敵人兵力皆均也未能用武前進者蓋未
得見其人也但能於廝養之中揀擇其材亦足并力料敵而

取虜不假求於他也 陳皞曰言我兵力不多於敵又無利

便可進不必他國乞師但於廝養中併力取人亦可破敵也

賈林曰雖我武勇之力而輕進也以智謀料敵併力而取
敵人也 梅堯臣曰武繼也兵雖不足以繼進足以并給役

廝養之力量敵而取勝也 王皙曰哲謂善分合之變者足

以併力乘敵閒取勝人而已 廝養之輩可也况精兵乎

曹說是也 張預曰兵力既均又未見便雖未足剛進足以

取人於廝養之中以并兵合力察敵而取勝不必假他兵以

助已故尉繚子曰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其兵

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天下先戰此言助卒無益不如已

有兵法也

夫惟無慮也易取者必擒於人

杜佑曰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為人所擒據通典補 杜牧曰

無有深謀遠慮但恃一天之勇輕易不顧者必為敵人所擒

也 陳諱曰惟猶狃言殊無遠慮但輕敵者必為其所

擒不獨言其勇也左傳曰蜂蠆有毒而沉國乎則小敵亦不

可輕 王皙曰唯不能料敵但以武進則必為敵所擒明患

不在於不多也 張預曰不能料人反輕敵以武進必為人

所擒也齊晉相攻齊侯曰吾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

為晉所敗是也

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不服則難用也

杜牧曰恩信未洽不可以刑罰齊之 梅堯臣曰傳上世德

以至之恩以親之恩德未敷罰則不服故怨而難使 王皙

曰恩信非素洽於人心未附也 張預曰驟居將師之位

恩信未加於民而遽以刑罰齊之而難用故田穰

曰臣素卑賤士卒未附百姓不在 曰晉之從政者新

未能行令是也

卒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信已洽若無刑罰則情難用也 梅堯臣曰恩

德既洽刑罰不行則驕不可用 王皙曰所謂若驕子也

張預曰恩信素洽士心已附刑罰寬緩則驕不可用也

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

曹公曰仁也武法也 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罰 杜牧曰

晏子舉司馬穰苴文能附眾武能威敵也 王皙曰吳起云

總文武者軍之有兵之事也

是謂必取

杜牧曰文惠必也取勝梅堯臣曰令以仁恩齊以威

刑恩威並著能也張預曰文惠以悅之武威以肅之

畏愛相兼故戰必勝或問曰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

克厥威功言先威也孫武先愛何也曰書之所稱仁

之兵也王之於民恩德素厚人心已附及其用之惟患乎

寡威也武之所陳戰國之兵也霸者之於民法令素酷人心

易離及其用之惟患乎少恩

令素行以教其民則民服通典作素行以教其人者

梅堯臣曰素舊也威令舊立教乃聽服張預曰將令素行

其民已信教而用之人人聽服

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則民不服通典作令素不行

王皙曰民不素教難卒為用何氏八既失訓安得服教

令素信著者原素行者按注意則故書與眾相得也

杜牧曰素先也言為將居當無事之時須恩信威令先著於

人然後對敵之時行令立法人人信伏韓信曰我非素得拊

循士大夫所謂驅市人而戰也所以使之背水令其人人自

戰以其非素受恩信威令之從也陳俾曰晉文公始入國

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吳未知義未安其居此言欲令

民不苟其生也於是出定襄此言示以事君之大義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又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

伐原以示之信此言在往年伐原不貪其利而守其信民易

資者不求豐焉此言入無貪詐也明徵其辭公曰可矣子犯

曰民未知禮未生於禮於是大蒐以示之禮及戰之時少長

有禮其列用也著教人之本也夫令要在先申使人聽

之不或也
使人守之無輕信者也三令五申示人
不惑也法
必行然後可以與眾相得也 梅堯
臣曰信服
從 王皙曰知此者始可言其并力
勝敵矣 張預曰止以信使民民以信服上是上下相得也
尉繚子曰今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言號令一出不可
反易自非大過大疑則不須更改申明所以使民信也諸葛
亮與魏軍戰以寡對眾卒有代者不留而遣之曰信不可
失於是人人願留一戰遂大敗魏兵是也

孫子十家註卷之九

孫子十家註卷一

鬻夏襲巢與徐發巡曹澄高橋道孫

生由襲蔡州知備高知吳驢同校

地形篇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 李筌曰軍出
之後必有地形變動 王皙曰地利當周知險
隘支挂之形也 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
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
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
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通典作掛非

梅堯臣 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

有隘者

梅堯

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

也

有遠者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 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
得便利則勝也 梅堯臣曰平陸也 張預曰地形有此六
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

通達

通形者

通典作居通地

先居高陽

通典先下有據其地三字

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公曰

寧致人無致於人

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已先

去也不可出攻手

其半出行列未定

利之地引而佯去

發兵擊之則利若

隘形者通典者我先居

杜佑曰盈滿也以斥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

曹公曰隘形者兩

必前齊

從也即

亦滿也

我然從

未也

杜佑曰謂齊口

齊口陳勿

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

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

我則

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

我不在

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

平坡迴

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

敵不得

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

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稀不守漳水高祖下

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口

為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

陳是也言營非也

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即

王皙同曹公註

必齊滿山口以為陳使

以

重樓

曹公曰

不得撓我也我先

居之必前齊隘口陳

齊口陳勿從也即半隘防者從新而與敵共此利也

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

之平易險阻皆制

之半不知齊口滿盈

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

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

通舟楫

諸可知矣

井陘之

杜牧

言遇兩山之間中有通谷則須當山

四

口爲

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 陳皞曰

隘口言

也 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

若實而

遂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

梅堯臣

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左右高

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
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

塞隘口而陳者

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

而從之與敵共

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

大谷之口言不可

而居之也

險形者

通典者

我

人之必爭

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

從其下陰而來擊

若商

若商

曹公曰地形險隘尤

人 杜佑曰地險先據

不可致於人也 李筌曰若

之地不可後於人

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

能作爲必居高陽以

待敵若敵人先據

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

之地恐敵人持

生疾也今若於崎澗遇敵

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

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 梅

堯臣曰得險固 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

則始引去勿疑

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虎

牢以

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況

險阨 所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俟待勞則勝

千惡十之誤

矣若

批池直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

嘗際

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

不可

速令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

所水

餘將

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

無水澇之患也

遠形者

通典作夫通形勢均均勢

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公曰挑戰者

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

則不利也 杜牧

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

等無獨便利先挑

李筌曰力敵而挑則

利未可知也 杜牧

敵壘相去三千里若

我來就敵壘而延敵

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

若來就我壘正戈

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

延壽

夫與敵營壘相遠兵

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

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日走是

挑戰先須料我兵眾

強弱可以加敵則為

輕進自取敗也

梅堯臣曰勢既均

致敵則佚 王皙曰以

遠致我勞也

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

致敵不宜挑人

凡此六者也之道也

之至仁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

勢也將不知者以敗 賈林曰天生

地形可

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

豈得

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故兵有

不在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

六地之形

六

六者非

過也

賈林曰

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 張

預曰曰

八事

夫勢均以

曹公曰走

曹公曰不料力 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

奇伏之計則可矣 杜牧 擊十之道先須敵

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 疾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

相懸然後可以 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

之一擊敵之十則 區舍復為駐止矣 梅

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 擊敵必走之道也 王

皙曰不待鬪而走也 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

則地 曰不可輕戰況奮寡以

擊

卒強吏弱曰弛

曹公曰吏不能統故弛

公曰言率伍豪強將帥

懦弱不能驅率故

言豪長慶初命田布帥

魏以伐王廷湊

易之數萬人皆乘驢

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日營

士潰散布自剄身死

賈林曰令之不從威

則亂不壞何為

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曰言五豪強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圻壞

散也 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

軍政 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

一帥 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強卒

曹公

弱不一

取士卒怯

諱曰夫人皆有血氣惟無鬪敵之心若將乏刑德士乏

訓練則人皆懦怯不

不進吏強獨單待敵

能激之以勇故

將吏剛勇欲戰而十

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報見

曹

輒陷敗也 李筌曰陷敗也卒

以強陷也 杜牧曰言欲為攻

陳

曰士卒皆羸鼓之

臣曰吏雖強進不

所陷 張預曰

不能齊勇同奮苟用

不知其能曰崩

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

重剛

者必崩壞 杜弼曰

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

用命其三帥者專行

必敗晉魏錡求公

許之遂往請戰

與魏錡皆命而

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見

使鞏朔韓穿 於敖前救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

七覆七

將使之

敗也

孔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

師救之伍參言於

先穀剛愎不仁未肯

無適從此行也晉師

以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

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

任矣 備必敗隨會曰若二

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

陳曄曰此 將無 而怒小

多矣 遇敵便戰不顧能 所以大

下 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

道將又

豈非白

而不顧

以理且不

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

軍同力則能勝敵

敗逢敵便單不量

雞鳴而駕唯余

棄之歸又趙穿惡

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

曹公曰為將若此亂

道也

皆曰必崩壞

軍幕不嚴何為詎

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

王哲曰亂者不

德也教道不明

也陳兵縱橫謂士

將不能料敵以少

曹公曰其勢若此必走

也杜牧曰

戰皆為

戰不得

謝元北

侃高衡

為前鋒

林曰兵

梅堯臣曰

皆奔北之理也 何氏曰

勇士不勸疲兵曰

選鋒曰北昔齊以

河俠士劍客奇材

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

勒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

大約十人選一人萬

健將

非

先鋒兵必敗北也

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

為先鋒而敗鮮卑謝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皞曰一曰不量

非理興怒五曰法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頴曰

夫地形者

孟氏曰

而已

皞曰王

之易也

在人

兵

料敵制勝

杜牧曰饋用

若能料此以制敵

情險阨遠近之利

職 張預曰既能料敵

之形本末皆知為

知此而用戰者必

杜

貝

不知之

故戰道必勝

也

孟氏曰寧違於尹

也失戰勝之道必

主者君也黃石

成故聖

曰

不戰

從令

故進不

王皙曰

士民

而不

唯民

李筌曰

退不避

陳皞曰合猶歸也

敗王皙曰戰

退違命非為已

寶也

視卒如嬰記文

李

食臥

吳起吮之其卒母

何為而哭母曰往年

復吮此子妾不

不離愛而最之

曰以二

征西羌

年

巴郡

寬其

先在巴

君

將視

荀卿

捍百

以恩

張

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

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

而不可用也

行刑

騎夫

陰符曰軍

所以威

色不得

將之所

善

者

泣而

而自

濟愛加

濟愛加

半也 知敵 強與 陸

教亂法 未可 預目 不道 妻 而 汜楚于 易之師 寵謂勸 並行

